金鋒著



子母離魂劍

11

金鋒著

子母離魂劍

第十一集

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目次

第五十二回：深宮驚駕太后離魂

桂月娥看見她們半疑半信，又再說道：「你們兩位不相信嗎？這件事我一時之間，也是難以判明，閒話少說，我們立即離開紫禁城吧！」三女俠出了慈寧宮，跳下地來，仍舊穿着太監衣服，一直走到紫禁城邊，來到午門附近，方才脫下太監服飾，一溜烟也似的，離開九重禁城，半個時辰之後，回到煤市的棚寮裡，桂月娥把自已窺探皇太后御厨的經過，說了一遍，她還不曾把話說完，鐵簑眞人已經失聲說道：「乾隆帝的心腸，原來這般惡辣！」

武當二老之中，鐵簑眞人不但武功卓絕，而且精擅岐黃醫道，他這樣的一說，史存明、岳金楓異口同聲問道：「鐵道長，乾隆皇帝一向自誇以仁孝治天下，他難道要下毒酖害皇太后嗎？」鐵簑眞人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雖然不是下毒，也跟下毒差不多啦！桂月娥她們在厨房裡看見小太監細心剝洗，像蘿蔔一樣的東西，是一種野生根類的植物，名叫天冬！」衆女俠一聽之下，立即明白過來了，異口同聲說道：「哦！是天冬嗎？這種東西是最普通不過的野草，葉大如錢，不見得會毒死人啊！」鐵簑眞人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你們有所不知道啦！天冬在本草裡，又名叫野蘿卜，生性奇寒，神農本草醫案裡面，說它是削伐腸胃之藥，少年壯年的人，吃了它還不覺得怎樣有害，老年人就不同了，因爲一個年老的人，不管怎樣補養，中氣已虧，氣血俱弱，如果服食大量天冬，立即引起泄瀉之症，虛脫而死，不過一個人無端白事，決不會吃大量天冬，乾隆帝不知由那裡想出這個方法，賄通了慈寧宮御厨

司的太監，每日用天冬泡水冲茶給皇太后飲，甚至把煑過天冬的水，冷却之後，拿來洗米做菜給皇太后吃，試想一想，這是何等惡毒的居心呢！」經過鐵簑眞人這樣的說明，史存明、孟絲倫、岳金楓這班英俠，恍然大悟過來！的確不錯，皇太后的年紀，已經逾過七旬，血氣衰弱，乾隆帝用這個方法來害她，眞正是殺人不見血！因爲泡過天冬的水，無臭無味，下在飲食裡面，任何人也覺不出來，皇太后天天吃這種削伐虛脫的東西，那裡還能够活命想！不到乾隆帝爲了要安心做皇帝，不受雍正遺詔的威脅，居然先下手爲强，向皇太后使出這樣的辣手！母子之親，尙且如此，大家想到這裡，也是不寒而凛！（不侫寫到這裡，再列舉出一個用天冬水害人的事實，滿淸道光三十年，洪秀全、楊秀淸在廣西金田村起事，『即是歷史上的太平天國金田起義』淸兵屢剿俱敗，兩廣大震，道光皇帝詔令復用焚燒鴉片，引起中英戰爭的林則徐做兩廣總督，林文忠公當時還貶謫在新疆伊犁，開拓荒地，奉詔令後立即離開新疆，南下百粤，那知道當時的廣東富商伍紫垣，啣恨林則徐以前燒鴉片，幾乎把自已弄得家產盪然，這次聽聞林文忠公再次復用，動程南來，伍紫垣立即用三萬両白銀的代價，買通了林的厨子，每日用天冬熬水給林則徐吃喝，所以林文忠公還不會進入廣東境內，已經患了腹瀉，後到達韶州及，病更急劇，結果卒於韶州學舍之中。伍紫垣用三萬両銀子害死林則徐的故事，百多年後，還在粤穗一帶流傳哩！）

過了半响，史存明方才打破沉寂，開口說道：「如果皇太后眞正給乾隆帝害死，乾隆本人豈不是減少了一重阻力，可以進行驅滿興漢的大計嗎？」金弓郡主孟絲倫冷笑說道：「驅滿興漢？今日的乾隆皇帝，再也不是在西天目山被監禁的乾隆皇帝了！他有心匡復漢家天下嗎？哼！如果是有的話，也

不用在北海白塔設伏來害你啦！」史存明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對了！咱們對這件事怎樣，把乾隆的密詔交到皇太后手裡，還是要皇太后別喝天冬茶水呢？」孟絲倫嗤的一笑，說道：「你眞是個笨虫，乾隆要害自已老母，跟我們有甚麼關係？這些廢話不必再說了！大家還是琢磨一下，怎樣把密詔交到皇太后的手上吧！」

史存明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提起再進皇宮，不由想起小安子來了！罷罷罷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我就冒險到慈寧宮去走一遍便是！」金弓郡主說道：「近來淸宮的戒備鬆弛了不少，比不上以前的森嚴，你一個人到慈寧宮去，只要不動聲息，決不至鬧出甚麼亂子來，小心一點爲要！」史存明點了點頭，史劍虹、史凌霜兩兄妹要跟父親一同到淸宮去，孟絲倫呵斥他們道：「現在又不是偸營劫寨，何必要許多人去？上一次你們擅自行動，闖的禍還不够大嗎？快快給我退下！」史劍虹兄妹被母親這樣一罵，祇好低頭退向旁邊不提。

過了三天，在一個下弦月的晚上，史存明獨自一個人，換了夜行衣服，就要起程，他在收拾兵刃，整頓暗器的時候，忽然看見行李箱篋裡面的一具革囊，錚然微响，史存明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暗道：「啊！這是離火寶劍，我已經好久以來，沒有使用它哩！」

離火劍是史存明年青時候，和伊麗娜同上崑崙山王母天池取龍腦草時，是天池三老之一地缺翁所賜的東西，一度落在鐵爪魔娘手裡，助紂爲惡，後來卒獲珠還，史存明在廓爾額抗淸失敗之後，把它携上天山，不經不覺，前後二十個年頭的工夫！沒有使用它了，史存明今天偶然發見了這支短劍，忽然想道：「我一個人進入淸宮，禍福難料，不如索性一起一併帶它去吧！」他把離火劍貼肉收藏，然

後穿棚而出，直奔向什刹海那一面，再由什刹海飛渡御城河，深入皇宮，史存明有過幾次到皇宮的經歷，畧爲明白宮中路徑，不再像以往幾次那樣茫無頭緒，像瞎子摸象一般了！他用陸地飛行功夫，經過了太和殿、中和殿、養心殿、漪瀾堂，中南海等地方，祇見到處燈昏火暗，靜悄悄的，闃然無人，一直來到暢音閣前，祇見這裡燈光明亮，人聲隱約，史存明覺得十分驚詫！

暢音閣是皇帝欣賞樂曲的地方，怎的到了三更半夜，還有人留在閣裡？史存明好奇心起，拔身一縱，到了暢音閣頂，再用個「倒捲珠簾」的身法，掛下身子，貼近窗格花紋向裡一看，原來裡面坐着三個中年人，長袍小褂，每個人手裡捧着一把鼻烟壺，對着自已面前幾張方紙，喁喁細語，史存明祇聽了他們一陣子說話，立即明白過來，想道：「啊！這三個原來是御醫哩！」

果然不出所料，這三個中年人全是宮廷裡的御醫，一個叫章仲池，一個叫程寶琛，還有一個叫楊杏蓀，他們正在聚精會神的研究幾張藥方，過了半晌，中間坐着的程寶琛，突然伸手向小几上一拍，說道：「還是用我這一張方子！保管三十天內，可以做到老佛爺密詔吩咐的事！」

章仲池冷笑道：「你的方子當然好，可是有白虎湯，臨到最後幾天，恐怕會給外人看出形跡呢！」楊杏蓀嗅了嗅鼻烟壺，用手摸摸下巴，慢慢說道：「不如就這樣吧！古人有說，欲速不達，索性用我的方子，七十天內，一定可以叫她無疾而終，半點也不着形跡呢！」史存明聽見這三個御醫一對一答，恍然大悟，心裡暗道：「原來這三個御醫，正在給皇帝擬方子，打算早日送皇太后的終，眞正是狼心狗肺！」

天山大俠對乾隆皇帝和皇太后阿魯特氏兩人，都是沒有好感，可是對乾隆帝一心一意要害死皇太

后，却是不以爲然，儘管乾隆是陳世倌的兒子，皇太后並不是他親母，但是在名目上，他們兩人總算份屬母子，可是乾隆帝爲了鞏固自已的權位，居然串通宮廷太醫，要把皇太后慢性毒死，照這樣的看來，乾隆帝的陰鷙刻忍，還在皇太后之上哩！史存明恨不得馬上飛身下去，一劍一個，把這三個御醫盡行殺死，就在他怒火勾動的時候，屏風後面突然响起一陣脚步聲，須臾之間，三個太監走進了暢音閣，當先一個老年太監，貌相陰狠，開口問道：「三位太醫，老佛爺吩咐你們擬的方子，已經弄好沒有？」

這三個御醫慌不迭忙的站起身來，向那中年太監打拱作揖道：「皇上吩咐的事，我們經已弄好，這裡一共有三張方子，一張是三十天見效，一張是七十天大功告成，還有一張要九十天，這一張藥性平和，不着痕跡！」史存明心中明白御醫所說的三十天，七十天，九十天，完全是藥斃皇太后的日子，那中年太監却是不耐煩聽下去，拿過三張藥方，說道：「三位操心了好幾個晚上，也應該歇息了！進福進喜，你們過來！」進福進喜是同來兩個太監的名字，他們一齊上前，每人手裡捧着一隻硃紅漆盒，上面放着羊脂白玉酒壺，中年太監陰惻惻的說道：「這是大內秘釀的百花蜜酒，是皇上賜給你們的，三位每人喝一杯吧！」

尹仲池、程寶琛兩個御醫謝了一聲，就要伸手接過皇帝賜酒，楊杏蓀面色突然大變，顫聲問道：「廉公公，這這……這酒當眞是是…是皇上賜給我們的嗎？」這中年太監名叫廉恩海，是乾隆皇帝身邊的心腹內監，一扳面孔說道：「怎的不是！難道我還會騙你不成，這酒是老佛爺叫你喝的，你敢違抗聖旨，敢是不要活命了！」

這三個御醫一聽之下，嚇得面如死灰，雙膝一屈，齊齊跪了下來，哭喪着面說道：「廉公公，請你老人家代我們向老佛爺面前求一求情，這酒我們不喝了，我們寧可拚受別的處治，或者是弄啞喉嚨，叫我們不會說話，或者是索性把我們的手指砍了，叫我們寫不得字，饒我們活着出去，我們一定不洩漏皇太后的事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廉恩海已獰笑道：「皇上的話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我姓廉的有幾顆腦袋？敢替你們求情，這鶴頂紅酒你們喝不喝？」三個御醫匐伏在地，苦苦哀求，廉太監陡的喝了一聲：「人來！」屏風背後突然躍出六個武士來，不由分說，兩個服侍一個，把這三個太醫由地上拖起來，捉牢手脚，抓緊鼻子，那兩個手拿酒壺的太監，迅速地把毒酒灌進了三個御醫的喉嚨，須臾毒發，面目黑紫，再過半晌，六個武士才把御醫手脚放開，但是他們已經七竅流血，嗚呼喪命！

這一幕驚心動魄的慘劇，把史存明看得神魂飛越，目定口呆，祇見廉太監吩咐武士道：「把這幾個屍首用蘆葦蓋了，裝在騾車裡面，連夜運出城外，在陶然亭附近埋葬了吧！」天山大俠聽了這幾句話，猛然醒悟過來，說道：「不好！我馬上要到慈寧宮去， 把這件事告訴皇太后 ，揭破乾隆帝的毒計！」史存明立即一幌身軀，溜下了暢音閣，風馳電掣也似的，向慈寧宮奔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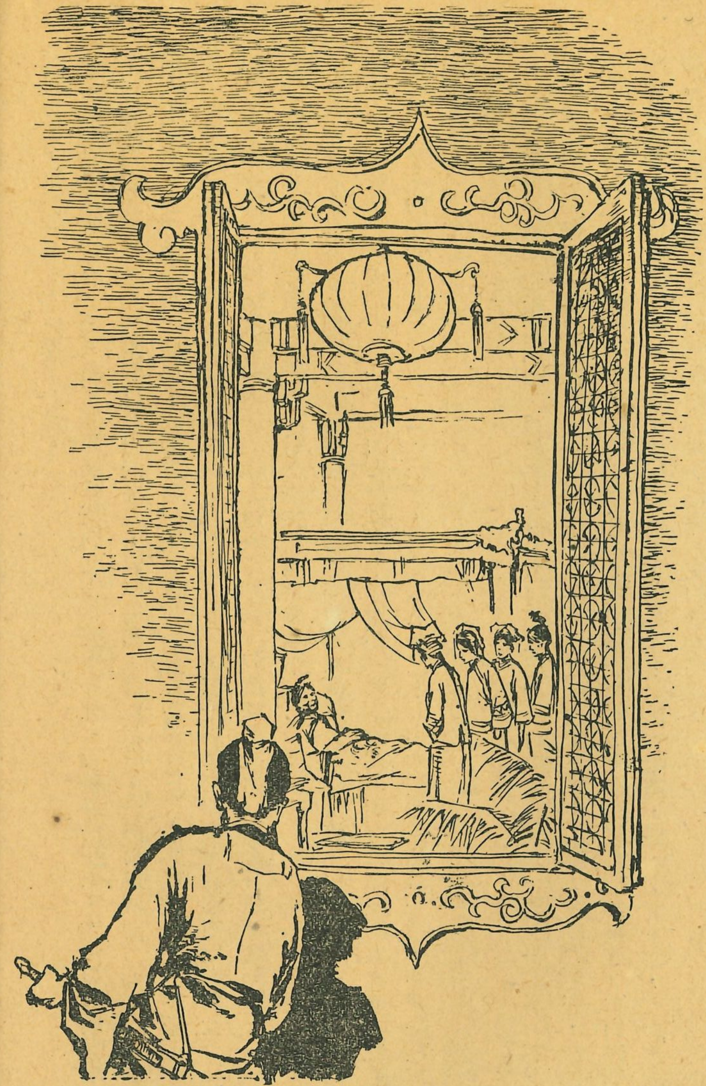
不到一頓飯的工夫，史存明已經到了慈寧宮，天山大俠看見宮裡燈火輝煌，人影幢幢來往，不禁心裡一驚，想道：「咦！難道皇太后眞正病了不成？」可是不旋踵間，醒悟過來，說道：「皇太后當然害病，不然的話，乾隆帝也不會吩咐太醫，開方擬藥！」他立即一個飛身，上了慈寧宮頂，到處找尋皇太后的臥房，史存明找了半晌，看見北面一座房子燈火通明，宮娥太監奔走往來，絡繹不絕，明白是皇太后臥病之處，立即飛身過去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皇太后本人就在這一間房子裡養病，史明存逼

近窗台下，向裡一看，不由嚇了一跳！

原來他看見臥房的一邊，擺了張龍鳳雕花的沉香木檀床，皇太后斜斜倚在床上，史存明還是第一次看見皇太后，祇見她是個頭髮花白的老婦人，形容枯槁，目眶深陷，臥榻面前站着四個宮女，藥鼎生火，宣爐焚香，房子裡的空間，盡是靄靄烟氣， 史存明看見這個情景 ，心裡游疑：「我祇要一進去，這四個宮女必定大驚小怪，喊起賊來，在這個情形下，怎樣能够把乾隆帝的事向皇太后說？」天山大俠正要想出一個調虎離山的方法，引走這四名宮女，忽然聽見走廊外傳來一陣橐橐靴聲，一個小太監走進臥房，躬身說道：「啓奏太后，老佛爺親自駕到！」

乾隆帝居然會在這三更天的時候到來，史存明不禁熱血沸騰，暗裡叫道：「慚愧！想不到這獨夫居然會到慈寧宮來，我替小安子報仇的機會到了！」他不由自主的摸了摸自已懷裡的離火劍，祇聽見皇太后用疲累的聲音說道：「哦！弘曆來了，叫他入臥房吧！」小太監唯唯應命去了，不多時候，乾隆皇帝在四名太監簇擁下，進了皇太后的臥房，他向皇太后請了安，問道：「母親吃過藥後，精神好一點吧！」

這時候史存明和乾隆帝祇是一窗之隔，天山大俠要取乾隆帝的性命，祇是一舉手間的事，不過史存明這次到皇宮裡來，爲的是要匡復大漢江山，並不徒逞血氣之勇，效法荊軻，聶政的行徑，他勉强沉住氣，祇聽見皇太后道：「唔，精神似乎好些，我祇是不明白，平日又沒有吃錯東西，怎的好端端會腹瀉起來，吃藥也不停止，剛才又瀉了一陣子，眞是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喘氣不能成聲，史存明聽了駭然，想道：「鐵簑眞人的話端的不錯，她天天吃的是天冬汁，喝天冬水，怪不得瀉得這樣厲害！」



史存明暗伏在慈寧宮外，窺見皇太后形容枯槁斜躺在臥榻上。

乾隆帝柔聲說道：「母親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也有霎時的禍福哩！你老人家年紀老邁，偶然害病個三五天，算不了是一件大事，不要胡思亂想，好好的休養幾天吧！」他果然不愧是個陰鷙狠毒的皇帝，看見詭計得售，心裡儘自歡喜，面上却是不動聲色，皇太后突然由被窩裡伸出一隻瘦骨支離的手來，握住了乾隆帝的手，問道：「孩子，我那一次把你關在綏成殿裡，你現在還記恨不記恨！」

這句話問得十分天眞，史存明幾乎嗤的笑出聲來，乾隆神色不動，從容答道：「兒子那敢記恨母親，母親那一次爲了宗廟社稷百年大計，維持本朝祖宗法制幽禁兒子，可說是應該之至呢！」皇太后現出一絲笑容，點點頭道：「你明白便好了！哎喲我的肚子又疼……」她呻吟道：「我要放瀉，你回去歇息吧！明天還要上朝呢！」乾隆帝謝恩起身，皇太后又說道：「你換一換御醫吧！我吃了幾次藥還是不大見效！」宮女把太后由枕上扶起來，找尋便桶，乾隆帝和同來的幾個宮監，立即退了出去。

史存明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，他等乾隆帝走得遠了，陡的由窗台下長起身子，天山大俠就在長身時候，向兜囊裡一抓，取出兩顆飛蝗石子，合在掌心一揑，他用的是三陰滅陽掌勁，一揑之下，兩顆石子變了石屑，史存明伸指向窗紗一戳，穿了幾個洞孔，運指一彈，掌心石屑像連珠雨雹一般，飛進房裡，把臥房裡幾支燭火，齊齊打熄，登時漆黑一片，幾個宮女齊聲叫道：「哎呀！」

天山大俠隔着窗戶叫道：「房裡的皇太后聽了！你的兒子皇帝對你不懷好意，他用錢買通了你的厨子，天天給你吃天冬水叫你肚瀉，又叫御醫開藥方時，故意採用和你病情相反的藥味，慢慢的消耗你的元氣，戕賊你的身體，今天晚上，他還殺人滅口，把醫治你的三個御醫殺了！我是個過路人，看不過目，特意告訴給你，小心提防你的兒子，知道沒有！」話未說完，房裡撲通咕冬連响，彷彿有人

跌倒，宮女連聲叫道：「太后！太后！」走廊外面也傳來脚步聲，史存明知道三十六着，走為上着！立即拔身一縱，跳上慈寧宮頂，一溜烟也似的逃去了！

且不說慈寧宮裡人聲鼎沸，亂做一團，再說史存明施展神行無影的輕功，頃刻之間，離開了紫禁城，不到半個時辰，已經回到煤市口的棚寮裡，岳金楓孟絲倫一班老少英雄，統統沒有睡覺，坐着等史存明回來，見他安然無恙，個個放下一塊心頭大石，史存明把今天晚上在皇宮裡所聞所見一一說了，大家想不到乾隆帝這樣的刻忍狠毒，不擇手段，不禁為之髮指，孟絲倫笑道：「你把一切告訴了皇太后，那也很好，咱們等候乾隆母子權力鬥爭，到了生死相拚的時候，再插手進去便了！」衆人一想也是，史存明既然在皇太后的面前，揭破了乾隆帝的秘密，這幾天內，滿淸宮廷一定發生巨大的變故，自已暫時還是袖手旁觀，看看好戲上演。那知道天不從人之願，儘管他們這樣打算，事實上偏偏不如所料！

到第二天早上起來，北京城裡閧傳着一個消息，皇太后阿魯特氏，昨天晚上在慈寧宮，一病身故禮部侍郎發表訃文，詔告天下，這消息在當天晌午，傳到史存明各人的耳朶，金弓郡主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不好！我們這一次變了弄巧反拙！」

史存明十分沮喪，說道：「這回咱們全盤失敗了！我做夢也想不到皇太后竟會這樣容易氣死！皇太后這一死，乾隆帝更加肆無忌憚，咱們再也不能够用那道密詔挾制他啦！還是返回塞外天山去吧！」大家也覺得灰心喪氣，想着乾隆帝既然變了心，匡復大漢江山，經已無望，還是早整歸鞭為上，想不到幾個月來在京城的活動鑽營，一切付之流水，岳金楓突然開口說道：「不行！我以為事情

還未絕望，決不能够就這樣的返回天山去！」

大家聽了他這幾句話，不禁怔了一怔，狄鵬舉道：「師傅！你還以為有匡復漢家天下的希望嗎？」岳金楓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咱們如果就這樣偃旗息鼓的回去，不但被天下英雄恥笑，過去的一切努力成為泡影，未免太過不値得了！我說事情不會絕望的理由是，第一，乾隆本身是漢人，不管他怎樣利祿薰心，決不至會數典忘祖，現在皇太后死了，他要匡復漢家天下，最少減了一重阻力，咱們索性再入皇宮見他，看他怎樣說法！第二，奸相和坤權傾天下，塗炭萬民，咱們就算不能够恢復大漢江山，也要把這個民賊誅鋤掉，減輕老百姓的痛苦，史大哥、孟郡主，你說對不對呢？」岳金楓這幾句話眞正是慷慨激昂，衆英雄不禁熱血沸騰，齊聲叫道：「岳大俠所說的話，十分有理！咱們仍然留在京城裡，轟轟烈烈，幹他一番再說！」

史存明看見大家這樣激越，再也不好意說返回天山的話了！大家再在棚寮裡住下來，打算待皇太后的喪事告一段落之後，方才再到淸宮裡去，那知道第二日天色破曉，呼倫齊突然氣急敗壞的跑來，說道：「禍事禍事！咱們要立即離開這裡，不然的話，恐怕來不及哩！」

衆英雄吃了一驚，異口同聲問道：「什麽禍事，難道咱們洩漏了行藏不成？」呼倫齊便把一切說出來，原來蒙古怪俠呼倫齊進入京城之後，他並沒有跟着史存明、岳金楓這一班人，到皇宮裡去擾鬧，呼倫齊却另外有他自已一套行動，到了晚上，他便到北京城各處大小衙門去，打探消息，像九門提督府，巡城兵馬司，刑部監獄，順天府尹各處，查探這些衙門的動向，就在史存明夜入慈寧宮的第二天晚上，呼倫齊却是神不知，鬼不覺的混入九門提督府裡，他忽然看見癲道姑洪仙韻，坐在九門提

督衙門的花廳上，跟九門提督玉寶山說話，呼倫齊十分詫異，暗裡想道：「這癩蛤蟆眞正是恬不知恥那天比武輸招，並沒有滾出京城，今天晚上到這裡來，拍九門提督的馬屁！」

他正在這樣想，只聽見癩道姑向玉提督說道：「大人當眞找遍了北京城，沒有發見叛逆的行踪下落嗎？」玉寶山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自從和中堂賀壽那天鬧事之後，本官已經竭盡全力，京城每一個角落也搜遍了！連客店、酒樓、庵堂、寺觀，以至八大胡同的窰子妓寨，也抽查了無數次，始終沒有發現史存明這班叛逆行踪一分一毫，你說氣不氣人？唉！這件事眞是頭痛！」癩道姑冷冷的說道：「玉大人，你說錯了，偌大的北京城，至少你還有兩個地方，不曾派人找到！」

玉提督愕了一愕，問道：「哦！那兩個地方我沒有找到呢？難道是皇宮嗎？」癩道姑哈哈笑道：「叛逆如果能够躲在皇宮裡，那眞是天下奇聞呢，我說的兩個地方，第一是舖陳市的窮人地方，第二是煤市口，菜市口那些蒙古人住的棚寮，恐怕提督大人始終沒有派人搜索！」呼倫齊聽了一怔，想道「咦！這癩蛤蟆難道有未卜先知之明，知道史大俠這班人躲在棚寮裡！」

癩道姑這樣一說，玉提督皺了一皺眉頭，說道：「那些地方又窄又髒，叛逆不會躲在那裡吧！」洪仙韻呵呵大笑道：「大人，你這番話可錯了啦！史存明這班人，一向住在荒凉不毛的天山塞外，怎會嫌那些地方髒？大人也曾讀過經典，難道連豫讓吞炭，漆身爲癘的故事也忘記了？」原來春秋末期，韓、趙、魏三家分晉，殺了晉朝的權臣智伯，智伯門下蓄養了許多死士，誓願要替故主復仇，豫讓就是其中的一位，豫讓知道殺害智伯的眞正元兇是趙襄子無邺，索性專心一志，行刺襄子，他知道趙襄子以前跟自已見過幾次面，認得自已聲音容貌，爲了要改變本人的樣子，索性把油漆塗在自已的

皮膚上，使皮膚生了疥癩，膿血淋漓，又活生生的吞下焦炭，使自已的聲音變啞，這樣一來，豫讓整個人的容貌聲音完全改變，估量趙襄子不認得自已了，便化裝做乞丐，行刺襄子，結果不幸失敗，豫讓伏劍自刎而死，這是戰國初期一個俠義故事。

玉提督一聽之下，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不錯，如果不是洪道長這樣一提，我幾乎忘記啦！事不宜遲，明天我吩咐巡城兵馬司，出動三千禁軍，會同順天府的差役，到洪道長所說那兩個地方搜尋便是！」癩道姑又再補充一句道：「大人搜尋這兩個地方時，切要多出動一些弓箭手，並且關閉城門，提防叛逆逃脫！」呼倫齊心中暗駡道：「賊婆娘，好厲害！」

他無意中探到這個消息，知道史存明這班人，在棚寮中住不下去，立即離開九門提督衙門，不過呼倫齊是個粗中有細的人，他並不立即把這消息告訴史存明，繼續到其他衙門裡，走了一遍，直到天色大亮，方才回到棚寮，把一切向史存明說了，天山大俠一聽之下，不禁面上變色，金弓郡主立即發施命令，吩咐岳金楓、鐵箕、銅拂三人，帶領史劍虹、狄鵬舉、管寒溪一班小俠，立即收拾棚寮裡一切東西，火速撤退。

他們撤退的時候，仍舊扮做蒙古人的裝束，那知道史存明這行人剛才走出煤市口，還未到達菜市，忽然看見迎面的大街上，烟塵滾滾，蹄聲急驟，原來是一大隊清兵，疾馳而來，看模樣是打算開入舖陳市搜查。

清兵瞥見史存明這班人有男有女，這樣清早便起程出城，不禁起了疑團，齊聲大喝：「你們是做什麼的？趕快站住！讓我們搜，如果有半個不字，亂箭無情，知道沒有？」

史劍虹、狄鵬舉等七個少年男女英俠，聽見清兵這樣一喝，個個伸手去拔刀劍，孟絲倫悄聲說道：「大家慢來！臨近了方才動手不遲！」她把各人止住，天山大俠史存明和呼倫齊雙雙邁步向前，用蒙古話答道：「各位借光，咱們是到城外趕市集去的哩！」

帶領這隊清兵的是一名戈什哈武官，高聲大喝：「你們這班蠢才，今天城門關閉，任何人也不准出城還要趁趕市集，眞正白天做夢！」呼倫齊故作痴呆，期期艾艾的問道：「將爺，怎的要關城門？我們不出城趕市集，那有飯吃？難道喝西北風嗎？」那戈什哈恰好騎馬衝近，聽見呼倫齊這樣說，不禁心頭火起，喝道：「大胆東西，你有幾顆腦袋？連老爺也敢挺撞？」刷地掄起馬鞭來，霍的一繞，向呼倫齊面上抽了過去！

那知道呼倫齊看見馬鞭打到，却是不慌不忙，只一伸手反臂，已經把劈過來的鞭梢接個正着，用力往回一帶，撲通咕冬，那戈什哈立即像吃了燈草灰一般，滾鞍下馬，呼倫齊左臂接着一伸，托住那戈什哈武官的屁股，叫了聲：「去！」將戈什哈一個肥大身軀，直拋起來，跌落兵士人叢裡面，壓倒了三四個士兵，衆清兵出其不意，估不到這幾個蒙古人居然動手打人，禁不住齊聲吶喊！

史存明在呼倫齊動手摔跌戈什哈的時候，矮身一塌，兩臂一伸，疾如飄風也似的迎了過去，抓住兩名士兵，向外一拋，也學呼倫齊一樣把兩名士兵拋起來，飛擲入人叢裡，另一方面，岳金楓、鐵簑眞人、銅拂道人、與及史劍虹兄妹、狄鵬舉、凌志輝兄妹、管寒溪、桂月娥等老少十位英雄，也齊齊拔出兵刃來，殺進人叢，劍光閃閃，有如虎入羊羣，掌到處人仰馬翻，劍砍去人頭落地，不到盞茶功夫，已經把這一隊幾百人的清兵，殺得七零八落！

第五十三回：馬步大集群英破伏

不過九門提督這次出動搜索的官兵，總共有十幾隊，每隊也有三五百人；當史存明一班老少英雄跟清兵接戰的時候，附近兩隊官兵，已經聞聲趕到了！

金弓郡主看見清兵大隊到來，知道如果跟他們在平地上交手，工夫一大，必定被優勢的敵人重重圍困，老大吃虧，她刷地拔出彈弓來，高聲大叫：「各位英雄，大家一齊上房，向最狹窄的胡同跑！趁早趕快！」話剛說完，嗤嗤嗤，迎面射來一陣箭雨，孟絲倫更不客氣，身子向地上一塌，颯颯颯，一陣彈子打了回去，清兵十幾名箭手，齊齊中彈，引起一片驚呼號叫。

史存明等十幾個老少英雄，就在孟絲倫發彈擊敵的刹那，紛紛竄上民房，他們在離開煤市口棚寮的時候，已經受了金弓郡主的錦囊妙計，每個人身上帶了三五個硫磺烟彈，在穿房越瓦的時候，鐵簑、銅拂首先取出烟彈來，分向左右用力一擲，轟轟兩聲，濃烟四射，火光熊熊，屋裡的老百姓看見烟火突突，不禁着慌起來，高聲大叫：「不好！救火救火，起火了啦！」

火災是非同小可的災害，任何人也害怕火災，烟火一冒，屋裡的老百姓立即狂奔出來，跑到街上，大叫救火，這樣一來，秩序爲之大亂！衆英雄一邊飛簷走壁，一邊不住手的拋擲烟彈，烟火一起，更多的老百姓跑到街上，這樣一來，阻止了官兵的捕捉叛逆，如果在別的城鎮，官兵大可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弩箭亂射，刀槍亂砍，不分青紅皂白，就是殺錯了幾個良民，老百姓也沒有地方訴寃去，

可是北京城究竟是天子脚下的地方，御史言官就在這裏，官兵決不敢亂殺無辜老百姓，等到清兵把老百姓趕開之後，史存明這班人，已經抄着最狹窄的胡同逃跑，逃得一乾二凈，不知去向！

再說史存明等十多位老少英雄，一路上穿房越瓦，來到京城永定門外，孟絲倫抬頭一望，只見城牆堞樓之上，密如螞蟻也似，佈滿了官兵弓箭手，這些官兵全是京城禁軍，歸巡城兵馬司管轄，爲數之多，何止數千之衆，金弓郡主不禁皺了皺眉頭，衆俠在江南蘇州刼持乾隆皇帝的時候，也曾經試過硬衝城門，斬關落鎖，可是那時候官兵的數目，並沒有今天的衆多，何況北京城牆的高度，也是蘇州望塵所不及呢！孟絲倫知道難闖城門，正要指揮各人離開，向別的城門想法子，冷不防瓦面上颯颯兩聲，竄上一個人來，正是癲道姑洪仙韻，縱聲狂笑說道：「姓史的，你今天已經陷入天羅地網，不會再有以前的便宜啦！還是好好的留下去，跟我去見皇上吧！」

呼倫齊一見了癲道姑，不禁心頭火起，破口罵道：「不知羞恥的賊婆娘！比武輸了還不滾，却在這裡替滿清官府做走狗，好不要臉？」癲道姑冷冷說道：「我本來就是不要臉的啦，却又怎地！」話未說完，身形一晃，連人帶着烏金短劍，使了一招「分花拂柳」，颯聲風响，宛似一溜黑烟，猛向呼倫齊肋下刺到！

她這一招來得好快，也用得十分險，因爲癲道姑這着「分花拂柳」，整個身子撞向敵人，刺中對方猶自可，萬一刺了個空，那就是整個身體賣給敵人了！呼倫齊估不到對方這樣行險，暗吃一驚，身子滴溜溜的一轉，還了一招「鐘鼓齊鳴」，左掌向她頭頂擊落，右手却向癲道姑肩頭抓去，呼倫齊這一手怪招，還是由蒙古摔角裡面變化出來，那知道癲道姑的背心如同長了眼睛也似，刷地往回一旋，

烏金劍向呼倫齊胸口便戳，這着名叫「秋林平望」，全憑耳音分別敵人，翻身亮劍，明是刺敵人的胸口，却把劍鋒向左右一抖，撩斬呼倫齊的雙臂，呼倫齊想不到癲道姑變招這樣快捷，自已一時疏忽大意，險些兒連雙掌也吃對方斬掉，他疾忙撤掌向後跳，只聽見刮刮兩聲暴响，呼倫齊雙手衣袖全給烏金短劍劍鋒刮破，嚇得一身冷汗，史存明在旁邊看不過眼，喝道：「呼老弟快退下！讓我來打發她！」就話聲中，倏的刺出一劍，這一劍輕飄飄的，來得沒影無形，是雷電披風劍裡面的煞着，有個名堂，叫做「雲童擁旌」，表面上看似一招，其實一翻腕間，對方右半身九處大穴，完全在他這一劍威脅之下，要知道史存明學了天池三老的絕技，精研地缺翁的圖譜之後，對於「雷電披風劍」的造詣，就以當年的智禪上人來說，也是望塵不及，癲道姑陡覺微風一拂，劍招襲體，對方劍尖還未刺近，一股力道已經逼得自已呼吸不暢，她立時知道不妙，上半身向後一仰，使一招「倒掛金鈎」，振臂橫劍上截，那知道史存明的勁力，却是能發能收，癲道姑才一仰身橫劍，他倏地把劍招往回一收，塌身向左，刷地一旋，癲道姑猛覺眼前人影一晃，自已用空了力，身體空洞洞的，不知力向何方，她叫了聲：「不妙！」正要縱身後跳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史存明喝了聲：「去！」左脚拐起，向外一勾一掃，這一下怪招又是出癲道姑意料所不及，撲通，掃個正着，只聽見嘩啦啦一聲大响，癲道姑連人帶着一大片碎瓦，滾下屋背！呼倫齊看在眼裡，哈哈大笑！

癲道姑輕功卓絕，她着了史存明的怪招，飛身摔落屋瓦，背脊只一沾地，立卽一個騰身，再跳上來，可是就這一落一起，電光火石的工夫，史存明這班老少英雄，已經搶出數丈以外，洪仙韻怒火冲天，厲聲大喝：「姓史的不要走！再比一招才去！」話聲未絕，金弓郡主彈弓一拉，拍拍拍，射出一

串連珠鐵彈，癲道姑自恃一身內功，不把孟絲倫的彈丸放在眼裡，她甩開袍袖來，左右一掃，要用內功罡氣把彈丸崩落塵埃，誰知史存明陡的一招手，烏光閃處，發出三支烏木神錐，夾在彈雨當中，閃電也似的射到，癲道姑叫聲：「不好！」扭身一幌，避過奔向上中兩路的烏木神錐，却被下面一支打中右股的「浮稀穴」，登時膝蓋一痲，跪倒在瓦面上，等到她急忙運氣衝開穴道時，史存明這班人，已經跑出老遠，不知到那裡去了！洪仙韻氣得一咬牙關，把自已的膝蓋推揉幾下，畧爲活動血脈，方才站起身來，啣尾再追下去！

再說史存明這班人衝突永定門不成，又攻向朝陽門，那知道他們剛剛跑到西單牌樓的大街上，滿淸的鐵騎兵，已經像排山倒海也似的，洶湧而來，這一支鐵騎全是京城禁軍，指揮它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貝子福康安，岳金楓在瓦面上看淸楚了福康安頭頂的三眼花翎，不禁大喜，叫道：「史大哥，福貝子來了啦，咱們衝殺過去，拿住了它當作人質，不怕淸兵不肯讓路！」史存明不假思索，答了一個好字，拔身一縱，連人帶斷虹劍舞成一圈劍花，飛星隕石也似，逕自向淸兵刀槍林跳落！

淸兵吶喊一聲，十幾桿長槍向史存明身上刺到，史存明劍光一繞，劈拍連聲，十幾支長槍統統削斷了槍頭，這一下眞稱得起先聲奪人，淸兵紛紛後退不迭，岳金楓也緊接着挽個劍花，由半空裡飛落，劍光到處，血肉橫飛，只兩三下起落之間，便和史存明合在一起，衝向福貝子的坐騎，有如滾湯沃雪，在岳金楓心目之中，以爲福康安少不免大驚退避，那知道出乎意料之外！福貝子的神色，却是十分安詳，眼看史岳二人，還差三四十步，就要衝到馬前，兀自夷然自若，岳金楓正在覺得納罕，他這時候恰好用擒拿法抓住一名淸兵，要向福貝子的馬前擲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猛覺福康安的馬後大

紅袈裟影子一幌，竄出來一個豹頭環眼的番僧來，這番僧不是別人，正是雍和宮裡面的總護法喇嘛尼堪布！

尼堪布這一出現，擋在福貝子的馬前，倒出乎岳金楓意料之外，不禁大吃一驚！這番僧一聲洪喝，聲如巨鐘，兩片銅鈸交叉一拍，錚錚兩聲大响，震耳欲聾，剛要開口說話，那知道史存明却是半聲不哼，倏的一折腰身，向尼堪布衝近，陡的橫劈一掌，尼堪布估不到他這樣大的胆子，操着生硬漢語叫道：「來得正好！」雙鈸向上一舉，截臂夾掌，誰知史存明用的是玄玄拳法，變化莫測，手掌猛然一偏，由尼堪布雙鈸之間，游魚也似的脫了出來，直按向尼堪布胸口華蓋穴，他用的是三陰滅陽掌勁，尼堪布心中一驚，急不迭忙運氣護胸，雙鈸向地一點，肥大身軀像箭頭也似的，向旁邊直射出去！還算他變招及時，沒有運用內力硬抗，方才免了震傷肺腑，但是右肩背被掌力一帶，當堂在半空裡翻個跟斗，撲通，壓在幾個淸兵身上，這幾名禁軍總算吃足了苦頭，尼堪布的身軀雄壯得像水牛，這一壓下來的力量，非同小可！把他們壓得膊斷腿折，一陣呼號喊叫！

岳金楓看見史存明只一招便把尼堪布翻個大跟斗，勇氣大震，他把手中劍一晃，嗤嗤幾响，刺翻幾名淸兵，一閃一竄之間，到了福康安的馬前，猿臂一伸，眼看就要把福貝子抓落坐騎，那知道福康安的馬肚底下，突然呼的一响，飛出一個渾圓鐵球，掃向岳大俠下三路，這一下倒出乎岳金楓意料之外！他急忙扭身向後退，只聽砰的一聲大响，岳金楓的右胯重重捱了一下重擊，幾乎仰面跌倒，接着哈哈一笑，側面搶過一個人來，原來是在淸宮白塔下跟岳金楓交過手的雷蒙喇嘛，他一抖鍊子金瓜錘呵呵狂笑說道：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姓岳的，認命了吧！」岳金楓想不到自已一時疏忽大意，着

了他的暗算，惱怒異常，長劍一指，便向雷蒙喇嘛攻去，就在這一剎那之間，福康安陡的哎呀一聲大叫，翻身落馬，叫人家生擒了去！

原來抓住福康安的，並不是史存明，更不是岳金楓，却是蒙古怪俠呼倫齊，原來史岳二人衝突清兵騎隊的時候，孟絲倫和鐵饕、銅拂這一班老少英雄，兀自留在附近的民房瓦面上，結成方陣，準備一有敵人跳上來，立即和他決一死戰，那知道史存明、岳金楓雖然順利攻入清兵隊伍，雍和宮的喇嘛却接二連三的現身出來，擋在福貝子的馬前，看情形敵人已經有了準備，福康安不過是釣魚香餌，引誘自已上當罷了！孟絲倫不禁大驚，正要招呼史岳二人火速退回，呼倫齊却是一聲不响，陡的一縱身軀，向佈滿清兵的大街跳了下去！

史劍虹嚇一大跳，叫道：「呼大哥，不要冒險！」他伸手一把沒有拉着，那知道呼倫齊却是胸有成竹，他一跳落街上，骨碌碌的向地一滾，使出師傅秘傳的地堂十八閃翻功夫來，撲通咕多，向清兵人叢裡滾入，衆清兵不禁嘩然大叫，齊齊挺槍向下截，誰知呼倫齊的地堂拳却是自成一派，與衆不同，一般的地堂拳，祇是肩肘腰背部份，着地用力，登拳踢腿，攻向對方的下三路，出敵人之所不意罷了！呼倫齊却是截然不同，他把身子縮成一團人球，在清兵刀槍夾縫裡，左右閃竄，猶如水銀瀉地也似，見隙便入，無孔不鑽，他不但閃避敵人的刀槍，快捷無匹，還有一手絕技，就是一滾近清兵的脚下，立即伸出手來，閃電也似的抓住清兵腿脛，一拖一帶，對方無不應手仆跌在地！清兵這一跌倒等如增加了敵人的紊亂，換句話說，也即是阻擋了其他同伴的上前，呼倫齊無形之中，發揮了以敵制敵的效用！他一路翻翻滾滾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不到二三十個滾轉之間，已經滾到福貝子坐騎之下！

這一次福康安居然敢胆帶兵出動，圍捕史存明這班人，一來固然是要向乾隆帝的面前，表示功績另一方面，也仗着雍和宮喇嘛的翼衛，萬無一失，方才有這樣大的胆子，那知道史存明、岳金楓被尼堪布，雷蒙等人阻擋住了，估不到還有一個蒙古怪俠呼倫齊，武功却是與衆不同，由底下滾進來，大街上人潮洶湧，福康安那裡想得到還有一個敵人，逼近自已馬下！呼倫齊看見自已滾到福貝子的馬蹄邊，對方兀自懵懵如也，覺不出來，不禁大喜，他立即伸手一抓福貝子的踏脚馬鐙，身子倏的翻起，向馬腹下一貼，這是蒙古人最精擅的奇功妙技，由馬背掛落馬腹，由馬腹翻上馬背，連十幾歲的小孩子，也是動作純熟，操控自如，呼倫齊這邊一貼馬肚，那邊伸出手來，一抓福康安的腿脛，用力一扯，福貝子出其不意，一聲大叫，人離馬鞍滾落，被呼倫齊一個照面工夫，便自挾在肋下！

尼堪布剛好由人叢裡翻起來，看見福貝子在衆人翼衛之下，居然叫一個衣衫襤褸、鬚髮糾結的蒙古人擒住，不禁又驚又惱，這番僧大喝一聲，左臂往起一揚，黃光閃處，飛鈸脫手擲出，向呼倫齊背心飛到，尼堪布這一下脫手飛鈸的本領，十丈以內取人性命，易如拾芥，當日小安子在白塔捐軀，就是喪在他的飛鈸下面，現在又拿來對付呼倫齊，距離既近，又是出其不意，迅若風雷，眼看呼倫齊難免飛鈸分身之厄，幸虧史存明的站處，恰好在呼倫齊左邊，尼堪布飛鈸一到，天山大俠迴身掉臂，使出三陰滅陽掌勁，拍的一掌，打中飛鈸邊沿，中食二指勾住鈸身，向上一挑，錚錚兩聲大响，居然把飛鈸拋起兩丈多高，飛出三丈以外！

好一個呼倫齊，他就在史存明掌擊飛鈸的剎那，順手點了福康安的穴道，拔身一縱，衝出清兵人叢，跳上路旁瓦背，鐵饕、銅拂立即仗劍過來，跟呼倫齊會在一起，兩柄長劍齊齊遞出，抵住了福

康安的兩肋，金弓郡主高聲大叫：「你們的征西大將軍，貝子爺福康安，已經落在咱們手裡，要命的立即打開朝陽門，讓我們退出京師，如果有半個不字，我們立即把這姓福的像宰豬一般的殺却，知道沒有！」這句話石破天驚，把大街上的淸兵嚇得目定口呆，尼堪布和雷蒙喇嘛，連連頓足說道：「眞是百密一疏，功虧一簣，誤了大事！誤了大事！」

上一次史存明、岳金楓兩人被困在白塔，全靠拿着和親王弘晝，挾做人質，方才突出重圍，誰知這一次他們又依樣葫蘆，拿住了福康安要脅淸兵，要知道福貝子是乾隆皇帝面前最得寵的人物，跟宰相和坤一無二致，一旦落在敵人之手，叫他們如何不投鼠忌器，尼堪布止住衆兵，不准亂放弩箭，上前叫道：「姓史的，便宜了你，你把貝子爺給我送回，佛爺爺吩咐他們打開朝陽門，放你出走！」

史存明岳金楓已經跳回瓦面上，大笑說道：「番狗！我們不是三歲小孩，放了人開城門，那一個相信你，廢話少說，讓貝子爺跟我到城門邊吧！」尼堪布恨得牙癢癢的，可是他明白今天的事，一子走差，滿盤落索，祇好點了點頭，傳下命令，吩咐禁軍讓路，史存明一班老少英雄也不客氣，由瓦面跳落平地，十多個人劍光閃閃，高視濶步，向朝陽門走去，數千淸兵面面相視，祇有目逆而送罷了！

再說史存明和金弓郡主，一直來到城門之下，淸兵果然伏貼貼地把城門打開來，天山大俠一點自已方面的人，半個不少，方才縱聲長笑，揮手命令各人出城，自已和岳金楓兩人站在城門口，等到大家走出十幾箭地之外，然後把福康安向地上一推，罵道：「姓福的，我們本來應該把你一劍砍了腦袋，給小安子抵命，現在便宜了你，暫時饒你一遍，滾吧！」岳金楓左脚一起，把福貝子踢得翻個沒頭跟斗，方才和史存明兩人揚長而去！

尼堪布慌忙指揮衆兵上前，把福貝子由地上扶起，細心一看，敵人還算言而有信，不過點了他的穴道罷了，並沒有其他傷害，衆兵將知道史岳等人武功高强，即使再追上去，也討不了便宜，祇好垂頭喪氣的返入城裡，把一切奏報乾隆皇帝不提。

再說史存明這一班老少英俠，這次能够由北京城裡破伏出來，也帶着僥倖的成份，事後回想起來個個都是冷汗浹背直流，他們跑出三十多里，不見淸兵人馬追來，方才停住脚步，岳金楓頹然道：「明兄！精衛啣石，難填東海，咱們再在京城裡鬧下去，也鬧不出甚麽花樣來，還是返回天山塞外去吧！」

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衆俠人人錯愕，因爲岳金楓在未曾突圍以前，還是雄心萬丈，口口聲聲說匡復大漢江山的事，還有可爲，怎的經過這次突圍之後，立即判若兩人，這樣心灰意冷！孟絲倫却明白他的心理，柔聲說道：「岳大哥，勝敗兵家常事，事情雖然棘手，也用不着灰心沮喪，還是找個地方歇歇，再商量後計吧！」

鐵簑銅拂齊聲說道：「孟郡主說得對，一時成敗，不足以論英雄，漢高祖劉邦和昭烈帝劉備當年也屢次打敗仗哩！咱們先找安身地方再說！」呼倫齊道：「哦！咱們返回豐台縣吧！」史存明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豐台離京師太近，不是安全地方，咱們索性躱遠一點，等風聲平靜了，再作捲土重來的打算！」孟絲倫沉吟半晌，猝然向岳金楓問道：「岳大哥，我來問你一句，滿淸歷代皇帝不是每年都有一次木蘭秋狩的嗎？乾隆皇帝本人，一向有參加這盛典沒有？」

原來從前的皇帝，不問是開國之主，守成之君，每年照例都有一次大規模的射獵，名目上是射獵

，實際上是操練兵馬，表示天下雖然太平，做皇帝的仍要居安思危，不忘兵馬弓革，別的朝代不論，單就滿清來說，由順治入關起，經歷康熙、雍正，直到乾隆本人，每年都有一次「木蘭秋狩」，大約是每年八九月之交，秋高氣爽的好日子，皇帝便帶同一班武將和幾千御林軍，浩浩蕩蕩，離開京城，由居庸關直出南口，來到長城以外，卽是今日的熱河省地方，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會獵，所謂會獵，並不單止是追飛逐走，皇帝在這時候還要親自考查一般臣下的騎射，尤其是皇室近支的人，不論親王駙馬、貝子貝勒，個個都要在皇帝面前，表演身手，或者是比賽射獵鳥獸，直到十月秋盡，方才班師回朝，這就叫做「木蘭秋狩」，孟絲倫這樣的一問，岳金楓恍然大悟過來，笑道：「嫂子眞是女中諸葛，心細如塵，乾隆皇帝在位四十多年，每一年都有參加木蘭秋狩，不過現在還是七月，要過兩個多月，才是狩獵的日期哩！」孟絲倫不假思索的說道：「很好，有這兩個多月時間，咱們足够日子準備了，事不宜遲，大家先到塞外去嗎？」衆英雄個個明白過來，金弓郡主打算在木蘭秋狩的時候，向乾隆帝下手，大家精神振奮起來，渡過了永定河，直向北方進發，投奔塞外不提。

十幾天後，黃沙漠漠的居庸關外，出現一隊人馬，這隊人有男有女，雖然僕僕征塵，却是精神弈弈，不用說明也是史存明，岳金楓這一班俠士了，他們巧妙地迴避過駐在長城關卡的淸兵，來到漠北口外，眞正是黃沙千里，壯濶無儔，北齊斛律金對塞外景色，詠了以下幾句詩：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僅僅十三個字，便自勝似千言萬語，塞外風光，躍然於字裡行間了！

史存明等人出了居庸關，直向北走，他們打算在入黑之前，趕到平地泉鎭（卽是今日的平泉縣）那知道沙漠裡面的天氣，變幻無窮，出關時候還是驕陽當空，萬里無雲，可是一行人進入沙漠不久，

陡的刮起黃沙風來，甚麽叫做「黃沙風」呢！原來是沙漠特有的一種旋風，一吹起來，黃沙千丈，漫天匝地而來，日色無光，雖然及不上颶風那樣厲害，行旅遇着了黃沙風，也要爲之裹足不前，史存明在西北塞外長大，當然熟悉以上一切，沙風一起，天山大俠立卽命令各人滾鞍下馬，張起低矮的牛皮帳幕，所有人馬統統蜷伏在帳篷底下，躲避風沙撲擊，這一陣黃沙風十分厲害，足足刮了一個時辰，方才平息下來，大家等到風定沙止，然後伸頭出帳，可是經過這樣的一躭擱，經已紅日沉西，晚烟欲暮，再也不能趕到平地泉了！史存明索性向各人宣佈，就在這裡歇息一晚，明天方才起程進發。

到了晚上，大家吃過乾糧，新月剛才升起，天氣突然轉冷起來，二更天後，竟是越來越冷，重裘無溫，史存明岳金楓住慣了西北，還不覺得怎樣，鐵簑、銅拂和管寒溪桂月娥這班武當英俠，一向住在南方，冷得直打寒噤，凌雲燕道：「好冷！快燒火吧！咱們挨不了啦！」史存明正色說道：「千萬不能點火，沙漠裡有的是狼羣，一見了火光，漫山遍野衝來，任你三頭六臂也抵擋不住，還有馬賊，更加不是耍處！」鐵簑眞人祇好叫他們做內功吐納的功夫，運轉氣血，辟除寒冷，過了一陣，身體才覺得舒服了一點，不經不覺，已經是三更將盡的時分了！就在這萬籟俱寂的時候，沙漠的東南方，突然响起一陣異聲來，如風雨驟至，似波濤澎湃，史存明霍地坐起，叫道：「各位留神，有大隊人馬朝着咱們營地衝到！」

大家聽見史存明這樣說，齊齊吃了一驚，個個跳起身來，拔出兵刃，異口同聲問道：「是清兵追來嗎？」孟絲倫喝道：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淹，大家不用着忙，沉住了氣，看淸楚了一切再說！」她吩咐各人爬伏在地，不要輕擧妄動，史存明輕輕掀開帳角，鑽出外面，祇見星斗滿天，平沙

似雪，地平線上靜悄悄的，望不見一個人影，可是馬羣奔走之聲，仍舊歷歷落落，史存明不禁大疑，想道：「怎的見聲而不見人，難道另有蹊蹺，不行！讓我一個過去，看看淸楚再說！」

史存明主意決定，又再鑽入帳篷，向孟絲倫說道：「我打算一個人到外邊刺探虛實，你准不准？」金弓郡主略一沉吟，說道：「探探虛實也好，省得大家一晚提心吊胆，睡不着覺，不過你單獨一個人去，我不放心，還是找一個人陪伴吧！」話未說完，呼倫齊在旁邊接口說道：「史大俠，我跟你一同去！」金弓郡主大喜說道：「呼老弟肯同去，再好沒有，你知道沙漠裡的一切情形，早點回來，免得大家牽掛！」呼倫齊點了點頭，史存明和他立即穿上皮衣，戴了皮帽，走出帳幕，說也奇怪，剛才的人馬嘶叫聲，此刻却是靜止下來，呼倫齊奔出十幾步路，倏的伏下身子，拿耳朶貼近地上沙土，聽了一陣，立即跳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對方人馬結聚在東南不出十里以外，咱們馬上趕去！」史存明點點頭，暗裡佩服呼倫齊伏地聽聲本領高強，兩個人使出「踏雪無痕」的輕功來，脚不沾塵，疾如奔馬，向東南方跑去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兩個一先一後，跑了四五里路，地平線上現出一簇人馬影子來，星曜微光之下，看得十分淸楚。這班人完全下了馬，個個席地而坐，史存明向呼倫齊一招手，

兩個人雙雙伏倒在浮沙上，借着沙丘掩護，一步步的爬行，不到頓飯工夫，跟這班人距離漸近，不到二三十丈，史存明看見這班人全是貌相粗獷的漢子，個個穿着反毛皮的衣服，像羅圈也似的，團團席地而坐，分成十七八重，圍着一片沙地，人數至少有七八百人，空地中心插了一支長長的木標。呼倫齊一看之下，立即明白過來，他爬近史存明身邊，附耳說道：「史大俠，這班人全是橫行沙漠、截刼客商的强盜，他們今天晚上在這裡推舉首領哩！」

史存明聽了呼倫齊這幾句



呼倫齊用手一指道：「史大俠，這班人全是橫行沙漠的强盜，他們在這裏推舉首領哩！」

話，方才明白過來，他定睛向這班人細看，祇見他們亂烘烘的，七嘴八舌的說話，所說的全是蒙古土語，史存明在塞外隱居了二十多年，儘管懂得維吾爾人的話，對蒙古話却是不大了了，雖然這樣，間中也聽出一兩句來，無非是說那一個人力大如虎，可以做得頭領，那一個人胆畧過人，可以領袖羣倫這一類話，史存明正在感到不耐煩，人叢裡突然站起一個身材臃腫的漢子，虬髯糾結，面孔呈現出古銅一般的顏色，高聲叫道：「你們不要吵鬧！那一個要做頭領的，先要問問我的拳頭再說！」

這一句話十分狂妄，無異自居首領地位，空地上立時响起一陣嘈聲來，有的喝采，有的嘲笑，東南角坐着的漢子，有幾十個異口同聲叫道：「對啦！海爾瑪是我們弟兄裡面了不起的英雄，他去年在杭愛山下，空手打死一隻人熊！咱們不擁戴他做頭領，推舉那個？」那個名叫海爾瑪的虬髯大漢，面有得色，他昂然大步走到空地中心，突然伸出雙手向地一抄，由沙土裡捧起一塊壓營幕用的磨盤大石來，足有二百斤重，海爾瑪陡的虬髯一張，雙臂高舉過頭，把大石向空一拋，磨盤大的石塊破空直飛起來，如拋彈丸，一直飛起三丈多高，方才掉頭下落，他却一個箭步，搶向大石落處，伸臂向上一迎，把落下來的石塊抱個正着，面不紅，氣不湧，脚步穩如鐵塔，絲毫不動，空地四邊响起了巨雷也似的吶喊！

第五十四回：大漢藏龍英雄暫蟄伏

海爾瑪當着衆人面前，顯現了一手拋石接石的功夫，羣盜采聲不絕，因爲這塊磨盤大石，既然有二百斤重，他竟然能够一拋數丈，膂力已經嚇人，等到大石由空中掉下來，又輕輕的伸臂抱住，這份巧勁就是當今最有本領的武林高手，也是力有未逮，海爾瑪帶着驕傲的神色，兩眼環掃全塲，說道：「那一個能够照做一遍，我就讓他來當首領！」

他這一句話雖然沒有以頭領自居，却把這個位置，當作自已囊中之物，羣賊立時起了一陣騷動，北面的人叢裡，突然站起一個人來，這人年約四旬，淡黃鬍子，赤紅臉面身材矮胖如缸，他慢吞吞的走出來，沉聲道：「海爾瑪！你這兩句話即是說首領一席，舍我其誰，是與不是？」

海爾瑪看見這黃鬍漢挺身出來，不禁怔了一怔，問道：「阿孟生！你要做頭領嗎？很好，你照様練一遍吧！」他手裡的石頭還不曾放下來，陡的伸臂一拋，這大石呼的一响，猛向那名叫阿孟生的漢子胸口擲了過去！

這一下突如其來，十分陰險，如果阿孟生猝起不意，或者功力稍差的話，被大石向胸坎一撞，那裡還有活命？阿孟生手急眼快，雙掌迎着大石一拍，轟隆，竟把大石斫做三塊，石屑飛揚，砰的跌了下來，阿孟生這一手揮掌劈石的功夫，比起剛才海爾瑪拋石接石的本領，分明還要高出一着，羣賊禁不住嘩然大叫！

海爾瑪勃然變色，他在同夥之中，對阿孟生甚是忌憚，兩人平素也懷了滿肚子密圈，口和而心不和，這次爲了爭奪頭領，公開變臉，海爾瑪怒喝道：「阿孟生！你要跟我搗蛋，可懂得規矩嗎？」他的意思是譏諷阿孟生不敢拋石接石，阿孟生冷笑道：「你把大石出其不意撞向我的胸膛，又是那一門的規矩？廢話少說，一山不藏二虎，來來來，咱們决個高下！」海爾瑪不等他把話說完，呼的遞出一招，一記「劈掛掌」向阿孟生胸口劈去！

阿孟生雙掌一招，用了式「推窗望月」，堪堪擋住，海爾瑪左拳右掌，招數快極，輕輕一捺，掌風颯然，又向阿孟生的太陽穴拍下，這一記名叫「手揮琵琶」，表面看來無甚大力，輕飄飄的，其實勁力內蓄，祇要被他的掌風帶着，腦袋也要爆裂，阿孟生把頭一偏，使出八卦游身掌法，這八卦游身掌是圈、轉、劈、掛、踢、踏、蹚、掃，他一個短肥的身軀邁開八步走位的功夫來，團團疾轉，走步十分純熟，海爾瑪却用五行拳相迎，五行拳是劈、鑽、炮、橫、趟五套拳法混合而成，五行生尅，變化複雜奇妙，虎虎生風，兩下裡旗鼓相當，沙石飛揚，鬥了四五十合，殺得難分難解，雌雄莫辨！

呼倫齊附着史存明耳邊問道：「史大俠，你瞧瞧這兩人的身手怎樣？那一個强？」史存明搖搖頭道：「兩個人本領都是各有所長，不分伯仲，打下去祇有兩敗俱傷罷了！」呼倫齊暗裡稱許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海爾瑪和阿孟生鬥到七八十合，阿孟生突然露了個破綻，海爾瑪一拳擊出，他用的是「冲天炮」拳，還未打中，阿孟生仰後一交，跌了個滾地葫蘆，衆賊不禁譁然，以爲阿孟生怎的這樣不濟，人未中拳已經跌倒？說時遲，那時快！阿孟生在地上一個「懶驢打滾」，橫掌便劊海爾瑪小腿，他連忙一縮脚，阿孟生仰臥地上，雙脚一蹴，又踢向對方的膝蓋，原來他用北派的「地堂拳」，祇見阿孟

生一個矮胖的身體，在地上滾來滾去，就像推磨也似的亂轉，忽而脚踢，忽而手抓，忽然以肘支地，橫打一拳，忽然以肩承重，直踢一脚，身法靈活已極，肩、肘、膝、臂，都是微一沾地，立即借力騰升起來，就像一個打足了氣的皮球似的，拳脚出手十分滑稽突兀，但是每一下都是擊向敵人的要害，海爾瑪吃他這一路地堂拳翻翻滾滾，橫打豎踢，逼得連連後退！

羣賊看見阿孟生出奇制勝，佔了上風，連連叫起好來，鬥到緊際，海爾瑪砰的一聲，右胯中了阿孟生一腿，他却人急計生，趁勢向後跌了出去，阿孟生以爲自己佔了勝算，由地上跳起來，那知道海爾瑪並不是眞正跌倒，他陡的一翻身，衝到阿孟生的身邊，右手一出，搶着由阿孟生腋下穿出，向他後頸一扳，海爾瑪用的是蒙古摔角功夫，阿孟生被對方這樣一扳，陡覺頸骨劇痛，這一扳在摔角術裡有個名堂，叫「攀雲扳」，若非此道高手，決難解救，阿孟生急不迭忙把手肘一曲，左臂一退一穿，也由海爾瑪右脅下穿出去，扳住敵人後頸，猛喝一聲，雙手同時用勁，這下在摔角術裡叫「斷山扳」，利用自己體重，把敵人壓倒在地，剎那之間，兩人糾結做一堆，你壓我我壓你，翻來覆去，大家的摔角功夫都是半斤八兩，撲扭纏打了兩盞茶的工夫，兀自不分勝敗！

就在大家看得眼花撩亂，目定神馳的時候，星月微光之下，陡的黑影一閃，一個身穿反毛皮衣褲的人，脚不沾塵，飛進兩人交鬥的空地，這人不是別個，正是蒙古怪俠呼倫齊，他一衝近二人身邊，不由分說，雙臂一分，左手抓住了海爾瑪的衣領，右手拿住了阿孟生的背心，向外一分，一股大力把兩人糾結着的手脚，硬生生的拆散開來，一拋一震，蒲蒲兩聲，向前面跌出去，飛出三丈以外，跌了個嘴巴堵地，弄得一身沙土！這一下突如其來，羣賊禁不住鬨然大叫！

呼倫齊這一下怎的會這樣冒失，突如其來？原來他看見海爾瑪和阿孟生糾做一團，知道再打下去，祇有兩敗俱傷的份兒，呼倫齊猛然醒起，史存明這班人來到塞外，如果沒有一支武裝力量，做他們的支援，供自已的驅策，將來乾隆帝到塞外「木蘭秋狩」的時候，單憑史存明、岳金楓這十多個人，決定難以成事，今晚難得遇着這班沙漠强盜聚在一起，爭奪頭領，自已何不趁這機會出頭，收伏他們，叫他們死心塌地，擁戴自已？呼倫齊這念頭像電光也似的由腦海閃過，當下更不猶豫，更來不及跟史存明商量，一縱身搶進場裡，施展大擒拿法，一手一個，把海爾瑪和阿孟生兩人抓起來，一下子便拋了開去！

海爾瑪和阿孟生兩個正在鬥得昏頭昏腦，拚得你死我活的時候，冷不防給人家抓起，騰雲駕霧也似的飛擲出去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！急忙跳起身來看時，發覺呼倫齊不是自已同夥，竟是個外來生面人，不禁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這老狗由那裡鑽出來，胆敢消遣太爺，敢是不要活命啦！」呼倫齊大笑道：「我還有一百歲，怎的不要活命？你們兩個都想做頭領，本領却這樣的膿包，別丟人現眼啦！這個首領還是由我做吧！」

他這幾句話把海爾瑪、阿孟生兩人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煙，破口罵道：「那裡來的老蠻子，滿口胡說，吃我一拳！」話未說完，兩人倏的一分，由左右撲上來，四手齊出，一齊使「攀雲絞」手法，來抓呼倫齊的衣服，這位蒙古怪俠一意要在羣賊面前逞能，看見二人撲到，喝了一聲：「來得正好！」左臂向外一招，右腿往回一掃，大家祇覺眼前一花，呼倫齊已經再次把海爾瑪阿孟生兩人抓住，向外一拋，擲出丈餘，他用的一手名叫「交叉十字綁」，正正是蒙古正宗的摔角術，祇因為有上

乘武功根底，手脚上的勁力大得出奇，海爾瑪、阿孟生兩人如何能够抵敵？砰砰兩聲，二次跌得背脊向地，四脚朝天！這一批沙漠强盜全是蒙古人，個個精擅跌跤摔角，看見呼倫齊手法俐落，一舉手便把二人摔倒，忘記了他是外來人，個個不約而同的一聲吶喊！

呼倫齊面上含笑，向羣賊一抱拳，右手摘下頭頂戴的皮帽，脚下刷的轉個圓圈，這是蒙古人摔角打贏了向觀衆答謝的禮節，衆賊更加掌聲如雷，喝采不絕，海爾瑪阿孟生兩人越發面上無光，他兩人陡的伸手向腰一探，颯颯兩响，抽出兩柄精光雪亮的馬刀來，不由分說，向呼倫齊着地砍進！

他們兩個這一老羞成怒，拔出兵刃，呼倫齊托地向後一跳，怪聲嚷道：「我是來爭頭領做的，並不是要跟你們拚命，你却動起刀來，豈有此理！豈有此理！」海爾瑪破口罵道：「甚麼豈有此理！你這老狗存心打攪，吃我一刀再說！」刷刷刷，向呼倫齊連砍三刀，他用的是六合刀法，力大招沉，呼倫齊却使出綿軟小巧的身法來，閃展騰挪，連避三招，倏地一躬腰身，像野鶴冲天也似的，拔起兩丈多高來，輕飄飄向空地左邊一落，高聲叫道：「我不跟你掄刀使劍，但可以喊一個人來跟你們過招，喂！史大俠，快出來吧！」呼倫齊這一叫喊聲如霹靂，羣賊大吃一驚！喊聲未了，遠處一聲清嘯，宛如九天鶴唳，半空裡刷的一响，落下一個人來，擋在呼倫齊的面前，原來是史存明到了！

史存明看見呼倫齊挺身出去，已經明白了他心意，這位蒙古怪俠要想降伏這班强盜，收為已用，所以呼倫齊一喊自已的時候，史存明更不猶豫，霍地站起身來，運用地缺翁圖譜裡面的「飛絮功」，刷的飛掠過去，天山大俠這一下掠出二十丈有餘，輕飄飄的由空中落下，眞個像飛將軍自天而降，羣賊哇然大叫，海爾瑪看見史存明是個中年漢人，器宇沉着，英氣勃勃，比起呼倫齊的猛鷙，還要勝似

一籌，暗裡吃驚不小，嘴頭上仍然不肯示弱，厲聲喝道：「你這漢蠻子是那裡來的？放着淸秋大路不走，却來多管閒帳！看刀！」刀光一閃，直奔史存明面前砍到！

史存明冷冷說道：「你使的六合刀，是北派滄州洪五爸嫡傳的了，是與不是？」海爾瑪不禁怔了一怔，原來他是蒙古裡面的出色人物，除了精擅摔角騎射之外，還熟練漢人的兵刃拳脚，他看見史存明說破自己門戶，吃驚不小，厲聲喝道：「是又怎樣？你敢不敢和我比武？」

天山大俠長笑說道：「我如果不敢比武，不會做縮頭烏龜嗎？怎的要出來呢？罷罷，洪家的六合刀，我也練過幾天，就跟你試一試手吧！」史存明口中說着話，冷不防向身邊站得最近的一個大漢呼的一竄，猿臂伸處，把他腰間佩的馬刀奪了過來，這一下出手眞稱得起疾如掣電，那大漢哎呀一聲，身邊祇剩回空了的刀鞘！

海爾瑪見史存明露了這着搶刀功夫，不禁又羞又惱，更不打話，刷的一刀，用了招「上手提撩刀」，向史存明腰間削來，這一着有個名堂，叫做「白鶴亮翅」，史存明却不慌不忙，橫刀一立，回了手「橫中斬」刀法，招式名叫「金蟾吞月」，兩柄刀轟的一响撞個正着，海爾瑪猛覺對方勁力大得異乎尋常，自己握刀右臂肘震得熱辣發



怪俠呼倫齊左手抓住海爾瑪衣領，右手執着阿孟生背心，硬生生把糾纏着的兩人拆散開來。

痲，暗裡叫聲：「不好！」正要抽身後退，史存明陡的喝道：「我這一手也是『白鶴亮翅』，瞧淸楚了！看招！」說着提刀一撩，果然用海爾瑪剛才的招式，可是出刀之快，力量之强，比起海爾瑪來，何止高出十倍？他叫了聲：「休矣！」剛才一招已經手臂發痲，如何招架，眼看這一刀砍過來就是身首分離之禍！說時遲，那時快！海爾瑪猛覺頸際一凉，霜鋒及頸，當下雙眼一閉，就要等死，那知道史存明這刀的勁力用得十分巧妙，畧畧一沾頸皮，刀鋒立偏，向他右肩背後輕拍一下，笑道：「朋友，你的六合刀還練得不大到家，火候未够，還是回去好好練幾年吧！」

海爾瑪面色慘然，他當着同夥的面前，受了敵人這樣大的羞辱，如何下得了台，當下一聲狂吼，回過手中馬刀，向自已的頸喉便戳，這一下倒出乎羣賊意料之外，不禁嘩然！史存明却是手急眼快，他倏的伸出左手來，使出「三陰滅陽掌」，曲起中食二指向海爾瑪刀身一彈，噹噹兩响，海爾瑪的刀當堂脫手飛起，滴溜溜的拋起兩丈多高，方才掉頭下落，嗤的插在沙土裏！

史存明冷笑道：「功夫不行不會再練嗎？打輸了便引刀割頸，這是懦夫所爲，算得是甚麼英雄好漢！」這幾句話彷彿晴天霹靂，海爾瑪目定口呆，站在地上手足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阿孟生上前拱手抱拳道：「這位大俠果然本領高强，在下衷心佩服，可是我的同伴跌了跟斗，我如果不獻醜，大家一定笑我是懦夫，來來來，我來討教幾個回合！」他說着把手中刀一幌，飛撲過來，史存明霍地向後一退，笑道：「你使的是山西太原沙家萬勝刀，是與不是？」

阿孟生估不到史存明在自已飛身一跳的時候，便看出自已的門戶來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原來他這一縱正是山西沙家門萬勝刀的開頭一着，有個名堂，叫做「千山戴雪」，阿孟生立即應道：「不錯，小

人使的正是萬勝刀法，請史大俠賜教！」話未說完，刀光一閃，刷刷兩刀，左邊一招「橫雲斷峯」，右邊一着「彩虹過嶺」，向史存明面前砍到！

史存明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兩招用得不壞，不過你一開首進攻，應該用洗馬刀才對，看我的吧！」口裏說話，手底下並不閒，刀光一閃，也照樣用「橫雲斷峯」和「彩虹過嶺」，雙刀一交，叮噹兩聲，阿孟生握刀虎口，當堂擘裂，鮮血長流！可是史存明的一招「彩虹過嶺」，勁力十分綿長，抵消了阿孟生的刀招後，餘勢仍在，嗤的一响，刀鋒砍着阿孟生的腰腹，阿孟生大吃一驚，立即用個「倒栽垂柳」，矮身折腰向後一閃，史存明手腕一翻，「彩虹過嶺」變了「沉雷曳地」，刀鋒向下一抹，卡住了阿孟生的頭頸，他用的仍然是萬勝刀法，但是功力之强，比起阿孟生來，相差不可以道里計！史存明這一刀，把阿孟生的頭卡在地上，他不由自主的雙膝一屈，雙手據地，就像一隻巨大蛤蟆情形十分狼狽，羣賊不禁哄然大笑！

天山大俠祇一招便把阿孟生制伏，阿孟生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，他爬在地上叩頭道：「史大俠，你眞是天上降下來的神人，祇有你才配做咱們兄弟的頭領！」呼倫齊立即打蛇隨棍上，高聲叫道：「你們聽見沒有，我這主人本領蓋世，天下無雙，你們要擁戴他做頭領才對！」

羣賊聽了呼倫齊這幾句話，不禁面面相視，原來這班强盜向來是在熱河朝陽、赤峯一帶沙漠橫行的，行踪飄忽，搶刼行旅，他們的首領名叫薛汗騰，一個月前得病死了，變了羣龍無首，大夥兒就在這裏推舉新頭領，這一夥賊人中，以阿孟生、海爾瑪兩人的武功最强，他們全是盜羣裏的頭目，穩握有一部份的潛勢力，薛汗騰有一個姪兒，名叫薛昆，平日也抱着承繼大位的决心，可是他知道自已的

武功雖然不弱於阿孟生和海爾瑪，勢力却是遠有不如，祇有隱忍不動，今天晚上，薛昆打算趁海爾瑪和阿孟生二人兩虎相鬥，打得精疲力盡，兩敗俱傷之時，自己方才挺身出來，坐收漁人之利，那知道半路殺出程咬金，先來了一個呼倫齊，再來了一個史存明，他們不費吹灰之力，便打伏了海、阿兩人，呼倫齊還大聲叫嚷，要大家推戴史存明做頭領，薛昆再也忍耐不住，大踏步走出人叢，高聲叫道：「老狗胡說八道，放屁混帳！」

呼倫齊看見人叢裏出來一個身子瘦長，貌相陰沉的漢子，立即向海爾瑪道：「喂！這小子是甚麼人！他叫甚麼名字，恃甚麼人撐腰？居然在這裏滿口放屁！」海爾瑪道：「哦！他叫薛昆，是咱們已故頭領的姪子哩！」話未說完，薛昆已經上前，向海爾瑪阿孟生兩人冷笑道：「你們做這齣戲當眞不錯，三招兩式之間，便假裝做輸給外人，讓一個漢蠻子來做我們的頭領，哼哼！你把我薛昆當做三歲孩兒，把全夥弟兄當作儍子了，是與不是？」薛昆爲了煽動大家反抗史存明，不惜抹着良心，硬說海爾瑪、阿孟生假意敗在史存明的手裏，讓一個外人來做全體弟兄的領袖，海爾瑪勃然大怒，正要反唇相稽，史存明哈哈大笑道：「這一位原來是少頭領，你說我史某人跟他們做戲嗎？你也可以過來串演一台，看看是眞戲還是假戲啊！」

薛昆口頭上雖然是這樣說，心裏也震驚了史存明的武功，他知道海爾瑪，阿孟生兩人一出頭便敗陣，自己上前交手也是白饒，薛昆爲人十分奸狡，他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，冷笑說道：「你要跟我動手嗎？咱們蒙古人不比你們漢人，專練那些花拳繡腿，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本領，咱們最擅長的是射箭騎馬，姓史的你敢不敢跟我比一比箭！」

史存明大笑道：「原來你知道拳脚功夫不濟事，要想跟我比箭嗎？很好，我不用弓也能够放箭，你祇管瞄準了我射吧！」他說着把手中刀向地一擲，薛昆看見史存明這樣鎮定，分明有恃無恐，不由打個寒噤！但是自己到了這個地步，勢成騎虎，要不比試也不能够了！他扭頭向自己心腹部下喝道：「牽過我的坐馬，拿我的弓箭來！」薛昆手下也有一夥嫡系親信，立即有幾個小盜牽過一匹黃驃馬，拿過一張鐵胎弓來，薛昆接弓在手，飛身上馬，又拿過箭囊來，佩在腰間，向史存明喝道：「你要不要騎馬，要不要箭？」

史存明哂然一笑道：「何必要馬！站在這裏不是行了嗎？何必要箭，你的箭還不是我的箭嗎？」

薛昆看見史存明對自己這樣藐視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好！你自己討苦吃，不要怪我無理！」說着把兩腿向馬腹一夾，潑剌剌的，這匹馬踢起滾滾烟塵，直向前面跑了出去！

天山大俠看見薛昆拍馬飛跑，笑了一笑，腰身一弓，使開陸地飛行本領，啣着薛昆追了過來奔跑之快，竟然不讓駿馬，簡直是脚不沾塵一般，羣盜看在眼裏，不禁大驚失色！薛昆坐在馬上，看見史存明飛也似的趕來，距離不到十丈，一駭非同小可，他霍地回轉腰身來，一伸猿臂，拉開雕弓，搭上狼牙利箭，瞄準史存明的胸口，嗤的就是一箭，眞正是弓開如滿月，箭去似流星，好個天山大俠，却是不慌不忙，伸出左手向外一抄，中食二指輕輕一鉗，他用的是三陰滅陽掌勁，竟把迎面射來、勢道凌厲無比的羽箭，夾在手裏，簡直不費吹灰之力！

薛昆見史存明空手接箭，全不費力，不禁大吃一驚，他連忙拽開雕弓，嗤嗤，馬背上連射兩箭，他用的是連珠箭法，一左一右，史存明仍舊絕不慌忙，駢伸右掌一拍，接住左邊來箭，掌心向外一登

一股勁風發出，又把右邊來箭撥歪準頭，向旁邊飛出去，換句話說，薛昆連射三箭，已經有兩支箭給史存明接個正着，天山大俠接箭時候，腳下絕不停留，仍是疾如追風逐電一般，跟定薛昆背後，保持七八丈距離，薛昆不由慌了手腳，嗤嗤嗤，連射三箭，史存明絕不躲閃，祇把手中握着的兩支箭，橫挑直架，對方射來三箭，還未近身，已經打落地上，羣盜采聲如雷，史存明陡的一聲大喝道：「我還箭了！小心接着！」話剛說完，左手箭往回一擲，別看他空手擲箭，比起强弓射出來的硬弩還要急勁，薛昆慌不迭忙把鐵胎弓一撥，祇聽劈拍兩聲大响，弓背竟被史存明反手擲來的箭一下撞斷，薛昆大驚失色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史存明再把右手箭向前一送，這次他用的是三陰滅陽掌勁，臂膊不動，手腕微抬，那支箭便平飛出來，走成一條直線，嗤的扎進薛昆胸窩，哎呀一聲，薛昆登時由馬背上仆跌下來，嗚呼送了性命！

史存明對海爾瑪、阿孟生怎的手下留情，刀鋒及頸而止，不向下砍，但是對薛昆却是絕不留手，一箭便要了他的性命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原來史存明知道呼倫齊意思之後，要把這批馬賊降伏在自已手下，他看出海爾瑪、阿孟生都是性情耿直的漢子，自已祇要憑眞實武功打敗他們，對方立即死心塌地！可是薛昆本人呢？便不同了，史存明看出薛昆這人陰險狠辣，而且又是已故頭領的姪兒，自已就算打伏了他，他表面上裝做順從，暗裏也會煽動羣賊和自已作對，不如索性殺掉了他，以免後患！所以史存明在手接薛昆第六支箭之後，立即把手中箭反擲回去，第一箭震斷他的雕弓，第二箭便把他置之死地！

薛昆這一下中箭慘死，一部份賊人立即鼓躁起來，聲勢洶洶，海爾瑪和阿孟生立即上前喝住他

們，朗聲說道：「比武之道强存弱亡，尤其是比試弓箭，誰也不能够稍爲留手！薛昆向史大俠連射六箭，不是瞄準了他的要害嗎？大家有眼共見，他這樣的向史大俠連施毒手，已經不是以武會友，互相切磋的性質了！那裏能够怪史大俠不肯留情？閒話少說，史大俠的本領，這樣高强，你們服與不服？」蒙古人性情耿直，有機詐心腸的祇是少數，大家聽了海爾瑪、阿孟生的話，除了一小撮薛昆的親信份子外，個個異口同聲叫道：「當然佩服！眞是神乎其技哩！」

阿孟生又叫道：「我們這一班人許多年來，缺少一個有眞實本領的大英雄，做我們的領袖，今天晚上難得遇着史大俠，我主張大家擁戴他做頭領，各位兄弟以爲怎樣？」羣賊又轟然應和，聲震大漠，海爾瑪突然抽出馬刀來，高舉過頭，高聲叫道：「萬歲！萬歲！」

羣賊也齊齊拔出長刀，高舉及頂，喊道：「萬歲！萬歲！」月光下長刀似雪，萬歲之聲不絕，呼倫齊知道蒙古人的風俗，向史存明說道：「史大俠，你把兩手高舉過頭，表示接受他們的好意！」

史存明絕不猶豫的把兩手一伸，高高的舉起來，羣賊歡聲如雷，吶喊不絕，就在人聲鼎沸的時候，沙漠的東南面，响起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，那些馬賊全是在沙漠裏過慣了戰鬥生活的人物，一聽之下，立刻齊聲叫道：「有人！有人！」個個回過身來，跳上坐騎，就要迎着馬蹄聲响的來路上，直過衝去！

呼倫齊大叫道：「停止！你們不聽首領的命令嗎？」羣賊恍然大悟，紛紛勒住坐馬，史存明抖足丹田之氣，清音朗朗的說道：「我還有幾個同伴在附近紮營，其中包括了我的妻子兒女，一定是他們找來了！來的決不會是敵人，不要胡鬧！」他這幾句話雖然平淡，却是無遠弗屆，沙漠上的馬賊個個

聽得十分清楚，立時肅靜無譁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約莫過了一盞茶的工夫，一隊人馬在地平線上出現！

原來孟絲倫這一班人，自從史存明和呼倫齊出了營幕，到外邊去刺探之後，個個坐起身來，守在帳裏，看看有沒有特別事故發生，那知道足足過了一個更次，史存明還不見、呼倫齊兩人回來，帳外沙漠也是一片沉寂如死，聽不見半點聲息，史劍虹兄妹再也沉不住氣，說道：「母親，怎的爹爹去了這般久還不見回來，莫不是遇了意外？還是讓我們出去刺探一下吧！」

金弓郡主喝道：「胡說！你們杞人憂天，自瞎猜疑，你爹爹一身本領，又有呼倫齊幫手，那有遇着意外之理？還是等一等吧！」話剛說完，沙漠遠處傳來一陣陣吶喊的聲音，岳金楓一聽之下，不禁面上變色，說道：「嫂子，你聽聽吶喊聲，是不是史大哥跟人交手，咱們大夥兒出去看看！」

孟絲倫看見衆人騷然，知道不能夠鎮定下去了，祇好說道：「很好，大家一齊出去看看！」她吩咐狄鵬舉和凌志輝凌雲燕兄妹三個人，留在帳幕裏面看守，金弓郡主和岳金楓、鐵蓑、銅拂、史劍虹、史凌霜、管寒溪、桂月娥一行八人，跨上坐馬，放開轡頭，望着喊聲傳來的方向，直跑過去，原來他們聽見的吶喊聲音，正是海爾瑪、阿孟生率領一班馬賊向史存明大叫萬歲，表示擁戴的聲浪，孟絲倫一行八匹騎馬，在萬籟俱寂的沙漠裏奔跑起來，當然另有一番聲勢，立即被馬賊聽出來，以爲來了外敵，紛紛上馬，嚴陣以待，可是史存明一聽之下，便明白是自已妻子找來，立即喝住羣盜，不准妄動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等到兩下距離漸近，看出人面，呼倫齊立即奔跑過去，向孟絲倫說了一切，金弓郡主估不到史存明無意之中，收伏了一批沙漠馬盜，自已有了一支基本武力，不禁大喜，馬上過來跟海爾瑪、阿孟生各人相見，海阿等人在呼倫齊口裏，知道孟絲倫就是二十年前，在回疆大破清兵

的金弓郡主，不禁肅然起敬，連稱久仰不置！

擾攘移時，東方吐出魚肚白來，夜幕漸退，史存明把海爾瑪、阿孟生兩人邀請回自已的帳幕裏，向他們問明了大漠南北一帶的山川形勢，以及綠林馬盜活動情形，方才問道：「你們在沙漠裏做了許多年買賣，可知道滿清皇帝每年都有一次要到塞外去，舉行大規模的會獵，名叫木蘭秋狩的情形嗎？」海爾瑪、阿孟生兩人一聽之下，面上立即現出憤恨神態，說道：「怎的不知，咱們弟兄每年有幾個月生意清淡，就是拜滿清皇帝之賜！」

第五十五回：山頭匿影巨矢射獨夫

原來滿淸皇帝每一次到塞外打獵，事情並不簡單，因爲木蘭秋狩這個大典，名是打獵，其實是變相的閱兵大典，所以對皇帝本人的安全，一切秩序的安排，官府在兩個月以前，就要未雨綢繆，妥爲準備，換句話說，就是皇帝假定在九月初舉行木蘭秋狩，地方官府就要在七月中旬開始準備了！準備工作的第一步，沿着長城古北口到喜峯口一帶的往來交通孔道，完全封閉，不准客商來往，第二步把熱河圍塲縣以東，朝陽縣以西，赤峯鎭以南，直到長城爲止的一片廣大地域，縱橫七八百里的大草原劃爲禁地，所有游牧部落，土著居民，一律要奉令遷移，不准逗留在禁地內，第三步是皇帝御駕到來前的十天以前，地方官要派出大隊旗兵，開入禁地，「掃蕩」這一片大草原，把草原裏可以傷害人命的猛獸像虎、豹、人熊之類盡行淸除出去，祇留下與人無忤的野獸像野鹿羚羊等，據說是保護皇帝的「安全」，唯其這樣，所以在木蘭秋狩的前後三個月內，大漠南北一帶的客商往來，差不多完全停頓，這樣一來，對游掠爲生的蒙匪來說，當然是大大不利了！海爾瑪向史存明說了以上這番話，史存明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們推戴我做首領，我指揮你們做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，你們到底肯不肯做？」海阿兩人便問史存明要自已做什麼事？史存明道：「哦！我要你們做的事，就是今年九月，滿淸皇帝到塞外舉行木蘭秋狩大典的時候，給他一點厲害顏色，把皇帝嚇得屁滾尿流，叫他從今以後，不敢再到塞外，你們答應不答應？」

他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海爾瑪和阿孟生兩人當堂嚇一大跳！他們雖然是亡命之徒，不知王法爲何物，但是要他們冒犯皇帝，那又當別論了！阿孟生囁嚅道：「頭領要對付皇帝嗎？那怎可以？這是抄家滅族的勾當！」史存明冷笑說道：「抄家滅族，一個人如果怕抄家滅族，也不算是吃江湖飯的漢子啦！」海爾瑪沉吟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冒犯皇帝雖然能夠天下聞名，但是可不容易，皇帝打獵的地方叫做禁地，不准一個外人混跡，咱們壓根兒連皇帝的車駕也見不着，怎可以向皇帝下手，要做荆軻聶政也不行呀！」岳金楓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一點二位放心，史大哥的尊夫人是女中諸葛，當年天山大戰，大破淸軍，完全出自她的決策，難道連這一點小小機謀也沒有嗎？」阿孟生海爾瑪兩人立即用驚奇的眼光望着金弓郡主，孟絲倫笑道：「岳大俠給我戴的高帽子，我其實戴不起，不過我聽了剛才存明空手擲箭，穿斃薛昆的故事，却想出一個主意來，我問各位一句，世上最强的弓箭有多少石，射出的箭有多少丈遠！」

金弓郡主這樣一問，海爾瑪、阿孟生不禁面面相覷，因爲古人的弓箭是用「石」做單位計的，一石是一百八十斤，一般來說，有一石、石半、二石的名目，換句話說，一石强弓要有一百八十斤力，才可以扳開來，石半弓要二百七十斤力方才可以扳開來，二石弓要三百六十斤力扳開了！至於石以下的弓箭，祇需幾十斤氣力便可以扳開，但是不能及遠，祇可以射出兩三十丈罷了！如果一石强弓拿來射箭，可以射百丈以外，二人沉吟了一陣，方才說道：「哦！世上最强的弓箭是三石强弓，能够用三石强弓的人，可以把一支箭射出三百丈遠，貫透兩重盔甲，不過這祇是神話罷了！咱們吃了幾十年江湖飯，能够用三石强弓的好漢子，我們還不會見過一個！」

孟絲倫笑了一笑道：「那好極了！你們想法子在這兩個月內，搜集足够材料，打造一把八石强弓，另外鑄三支五尺長的鐵箭，每支至少要七斤重！」海爾瑪不禁吐出舌頭，說道：「八石强弓，豈不是要一千五百斤氣力才可以拉滿弓弦？五尺長的鐵箭，一支箭豈不是比一個人還要高？這樣巨大的弓箭，恐怕祇有天上的金剛巨靈神可以使用啦！」金弓郡主說道：「你不要管！在這兩個月內，你要把這些弓箭弄妥，我到時自然有妙計！」海爾瑪和阿孟生兩人唯唯諾諾！史存明等一班俠士就在塞外準備一切，暫時按下不提。

再說北京城裏的乾隆皇帝，他自從採納御醫獻計，天天給皇太后吃天冬水，使太后阿魯特氏病患腹瀉而死之後，乾隆帝表面上哀哭盡禮，下詔舉哀，暗裏却是說不出的欣幸愉快，他還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把當晚陪伴皇太后的四名宮女，和每日煎熬天冬水的兩名太監，統統用毒酒賜死，殺人滅口，使皇太后致死原因永遠保持秘密，心裏方始釋然，這一天，他在早朝散了之後，傳旨吩咐中堂宰相和坤進養心殿，說道：「方今宇內昇平，天下無事，朕欲七次巡幸江南，卿家有何意見？」

和坤聽說乾隆帝要巡幸江南，不禁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老佛爺要微服離京嗎！决然不可，太后服喪還不到半年，就要出外巡遊，未免惹起天下物議，何況史存明這班叛逆……」乾隆聽了這一句話，不禁面上變色，說道：「史存明這班叛逆，最近又到了京城嗎？」和坤答道：「不是！奴才認爲史存明這班叛逆雖然逃出京師，難保他們不在近畿潛伏，皇上一離京師，這班亡命之徒，什麼大逆不道的事做不出來？虎丘劍池和蘇州府衙那兩次驚險？皇上豈可不鑒？」其實和坤本人經過那一回賀壽行刺之後，提起史存明、金弓郡主這一班俠士來，已經心胆俱寒，如果乾隆帝再叫他微服伴遊江南，眞個

要把他活活嚇死哩！乾隆聽了和坤的話，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卿家所言甚是，不過目下還是七月，再過兩個月就是木蘭秋狩的日子，朕也一樣要離京師，到塞外主持大典哩！」

和坤慌忙說道：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，老佛爺連今年的木蘭秋狩也千萬不要去，明年再作打算！」乾隆帝勃然變色道：「胡說！這是祖宗法制，朕怎可以不到塞外一行？難道爲了幾個跳樑小醜，連大典也要下詔作廢嗎？朕决定這一次木蘭秋狩，帶多一倍御林軍，另外詔令雍和宮喇嘛扈駕，看看這班叛逆，是不是胆大包天，自行投到受死？」和坤是個最會奉承乾隆帝意旨的人，一聽了皇帝的口風，立即改口說道：「奴才該死？一時糊塗，連朝廷祖制也忘記了！老佛爺如果盛陳兵衞，情形跟微服巡遊不同，反賊就是天大胆子，也不敢到老虎嘴邊拔毛呢！」君臣一席談話就這樣的結束。光陰迅速，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過了兩個多月，不經不覺，又到了金風送爽的九月凉秋，乾隆皇帝的車駕果然離開了北京城，浩浩蕩蕩，直向長城進發。

這一次乾隆皇帝舉行木蘭秋狩大典，盛況空前，放在往年，參加秋狩大典的御林軍，人數不會超過三千，這一次乾隆帝却帶了六千多人，另外加上京城鑲黃、鑲白旗軍兩個營，總人數超過八千人以上！最先開路的是五百名虎賁禁衞軍，由福貝子統領，這些禁衞軍清一色穿着紅衣，騎着高頭駿馬，當先開路，端的是人如猛虎，馬似游龍，好不威風凛凛，緊接着禁衞軍背後的，就是神虎營（削刀手），神機營（弓箭手），神策營（擋牌隊），飛熊營（長槍隊），這四個營過了之後，才是御駕，乾隆帝乘坐的是一架巨大八輪馬車，車裏鋪了毡子，擺設名貴傢具，就像一間華麗臥室也似的，跟在皇帝馬車後面的，就是親王、郡王、駙馬、貝子、貝勒的座駕車子，中堂學士和坤、駙馬豐紳殷德、

恭親王、和親王等，統統隨駕，最後才是宮娥太監，雍和宮的喇嘛，殿後的是鑲黃旗軍，排成一行蜿蜒如長蛇也似的行列，車駕由西直門出城，出城時候，順天府尹已經派人在出城道路上，鋪了黃土，還下令全城戒嚴，御駕在肅穆的氣氛下離開京師，踏上征途去了。

這一行「木蘭秋狩」的人馬，因爲車輛衆多，天亮出城，天晚才經過蘆溝橋，第二天過了流沙河、黃花鎭，第三天過獨流和香河鎭，第四天跨越盧龍山，到第五天，御駕直抵居庸關下，照往年的慣例，皇帝到了居庸關，一定要擺設祭禮，遙祭山川天地神祇，預祝這一次行獵順利，方才出關，乾隆帝當然也不例外，他在八達嶺下排開三牲祭禮，率領親王郡王等望着關外遙拜，祭過山川天地神祇之後，長城關外各鎭都統，一齊到來參見御駕，報告獵場禁地的一切，完全廓淸，乾隆帝十分高興，勗勉了他們幾句，在居庸關住了一夜，次日天亮，皇帝一行車駕出居庸關，來到長城以北的大草原上，乾隆帝縱目無垠的沙漠，匝地黃塵，一派壯濶，比起江南的玲瓏山水，截然不同，他忽然憶起史存明在江南向自己相逼的往事來，想道：「我現在還不是一呼百諾的大淸國皇帝嗎？做一個安樂的太平天子，享盡人間富貴，還有什麼不心足的地方？何必要鬧什麼驅滿興漢，匡復大漢江山，一個不巧，畫虎不成反類犬，弄得身敗名裂呢！」這時候的乾隆皇帝，已經把自己在西天目山許下來的誓言，忘記了個一乾二凈！

當天晚上，乾隆帝車駕一行到了平地泉，這裏是熱河境內一座重鎭，鎭上本來有幾千居民，蒙古人和漢人各佔一半，可是在皇帝出塞，木蘭秋狩的時候，鎭上的總兵官，已經把原有住民全數遷移到八十里以外的隆化縣去了，乾隆帝當晚在平地泉宿歇，到了半夜，他忽然作了一個惡夢，夢見自己在

獵場上騎馬追趕一頭麋鹿，突然連人帶馬，由一座高峯上跌了下來，一驚而醒，醒轉過來，嚇了一身冷汗！乾隆帝想着這一個夢十分不吉祥，立即傳旨把中堂宰相和坤喚進寢帳，和坤聽見皇帝在三更半夜召見自己，心內狐疑，不知道悶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，祇好應召入內，乾隆帝把自己做惡夢的經過向他說了，和坤心裏暗笑皇帝，做一個夢也大驚小怪，口頭上却不敢這樣說，他故意沉吟了一陣，說道：「老佛爺洪福齊天，百靈呵護，這或者是山川神祇向皇上送信，明天圍獵之時，千萬不要乘馬，便可以避免發生意外，奴才的意思是這樣，老佛爺以爲對不對呢！」乾隆帝矍然道：「很好！朕在明天圍獵，決計乘坐車子，不騎馬便了！」和坤又安慰了皇帝幾句話，方才回到自己宿處睡覺。

一宿無話，次日天明，乾隆帝的車駕離開平地泉鎭，不到晌午時分，已經到了科爾沁大草原，圍是內蒙古有名的牧地，北面是察吉台山，東面是托克托河，野獸蕃殖，水草豐盛，「木蘭秋狩」的狩獵大典，就在這裏開始，六千名御林軍沿着托克托河佈陣，把察吉台包圍起來，這些士兵一半人手裏拿着銅鑼，還有一半人拿着號角，命令一下，號角齊鳴，銅鑼亂打，嗚嗚的號角聲和噹噹的銅鑼聲，匝天動地，風起水湧，察吉台山的草叢裏，當堂一陣亂晃，刹那之間，衝出一隊獐鹿來，足有二三百頭，接着蹄聲大起，又衝出一羣野羚羊，數目也有三四百隻，乾隆帝坐在毡車上，看得淸淸楚楚，他首先拿起雕弓來，搭上金箭，叫了聲：「去！」嘘的一响，向空中射出一箭，皇帝這樣一施號令，車駕前面排列着的多羅郡王、和碩親王、貝子貝勒等，立即縱開坐馬，潑剌剌的，踢起數十道滾滾烟龍直向獐鹿羚羊隊裏衝去！

這些麋鹿羚羊之類，原先是棲息在科爾沁大草原一帶的，皇帝圍獵之前幾天，地方都統却派出大

隊綠營兵勇，包圍了這一片草原，放槍打銃，鳴放鞭炮，把那些獐、麞、鹿、羊完全驚嚇得失魂落魄，逃入察吉台山裏，直到木蘭秋狩大典開始，御林軍又把這些野獸由山內趕出來，衆親王、郡王、貝子、貝勒個個要在皇帝面前逞能，縱馬衝進獸羣裏面，槍挑刀砍，箭射棒打，剎那間慘叫連聲，可憐那些與人無忤的獐鹿羚羊，今天撞了煞星照命，不是頭破腦裂，就是肚腹洞穿，祇有少數乖巧跑得快的，僥倖逃了性命！

乾隆帝坐在車篷面前，看見宗室親王爭先恐後，馳馬擊獸，不禁心花怒放！如果不是昨天晚上做過惡夢，他眞正要立即騎馬衝入獵隊裏，和衆親王互爭雄長哩！乾隆正在拍掌叫好的時候，忽然看見獐鹿隊裏，衝出一頭白梅花鹿來，什麽叫做白梅花鹿呢？原來普通梅花鹿的毛皮是深褐色的，梅花斑紋却是淺棕顏色，美麗悅目，皮革十分珍貴，白梅花鹿的毛色雪白，斑紋呈現淺黃顏色，比梅花鹿還要好看，一般獵人如果射着一頭白梅花鹿，不但可以發一注横財，聽說還可以象徵給他帶來好運氣，乾隆帝瞧着了白梅花鹿，高聲叫道：「那一個射着這頭白鹿的，賜黃金一千兩！」話未說完，毡車後颯的一响，鑽出一位少年貝勒來，張弓一箭，向那頭白鹿頭頸射去！

這少年貝勒不是別人，正是乾隆帝跟前的八皇子永璉，年才二十一歲，聰明伶俐，平日很得到皇帝的寵愛，他聽見父王出一千兩黃金的賞格，立即引箭射鹿，誰知這白鹿却是歲久通靈，把頭一偏，永璉這一箭貼着牠的頸際飛過，祇差兩寸沒有射着，乾隆帝不由叫了聲可惜，永璉施展連珠箭法，返身迴臂，嗤嗤，連射兩箭，第一箭由白鹿兩角枝椏間空隙射了過去，第二箭直奔肚腹，眼看就要射個正着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斜刺裏呼的一響，突如其來的飛過一支箭來，射在永璉這支箭的箭桿上，登

時失了準頭，兩支箭斜斜插在草地上！永璉估不到自己功敗垂成，回頭一看，射落自己弩箭的不是別人，却是六皇子永淳，那白鹿就在兩箭相撞的剎那，回足一登，一溜烟也似的掠過御駕車子的左邊，跑得沒了影踪！

永璉看見自己射不着白鹿，怒氣塡胸，喝道：「六阿哥，我這一箭明明可以把白鹿射着，你却從中搗鬼，把我的箭射落了，這是甚麽道理！」永淳向來跟永璉不和，不和的原因是大家要向父王面前邀寵，爭奪儲君大位，永淳冷笑一聲道：「那一個射落你的箭，你可以射白鹿，我難道不能夠射嗎？你自己射術不精，給白鹿溜走了，怪得誰來？」永璉看見永淳故意陰損自己，還要在父王跟前說自己射箭不行，忍不住心頭火發，喝道：「放屁！」手中馬鞭陡的往起一揚，猛向永淳面上抽了過去！

永淳却是手急眼快，對方馬鞭一幌，他已經伸出右手來，閃電似的一抄，奪住鞭梢，用力向自己懷裏一帶，滿宮皇子個個自小苦練拳棒，永璉及不上永淳力大，被他執住馬鞭一扯，直向對方懷裏撞入，可是永璉立即使出擒拏法來，反手一把，扭住了永淳的衣襟，永淳伸出右脚，使了一着「彈腿」，向永璉的脚下一勾，撲通咕冬！永璉立足不牢，當堂向前仆倒，可是他抓緊了永淳，一拖之下，連永淳也跌倒，兩兄弟糾做一團，拳打脚踢，乾隆帝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住手！你們當着朕面前打架？成何體統？」永淳永璉害怕父王，立即停手站起，大家氣吁吁的，永璉向乾隆帝叫道：「父王，六阿哥十分無禮，事事排斥臣兒，請父王降下聖旨，我跟他比一次武，如果我比輸給他，立即把大拇指剁掉，終生不再射箭！」

乾隆帝把面一沉，喝道：「永璉，你對父王一向恭順，今天怎的這樣冥頑不靈，要不要朕把你送

宗人府治罪！」永璉看見父王發怒，當堂打個寒噤，不敢再說話了！乾隆扳着面孔斥責兩個兒子道：「你們看看，各位郡王，和碩親王，人人騎馬爭先，大家追擊鳥獸，你們却在這裏打架！朕命令你們立即上馬，參加射獵，看那一個射得野獸多的，朕便賞他一面金牌，知道沒有？快去！」永淳立即躬身說道：「是是！臣兒遵旨！」他立即牽過一匹駿馬，飛身上騎，向前直衝過去，永璉也不甘示弱，由從人那邊也牽過一匹馬來，縱身上馬，張弓搭箭，也緊跟着永淳的背後，一窩風般衝進獵隊去了！

乾隆在宮廷裏，自小便聽見自己祖父康熙在世時候，各皇子互相傾軋，爭儲邀寵的故事，結果雖然由自己父親雍正繼承大位，可是宮闈裏經已鬧出不少骨肉相殘的慘劇！所以他對於自己兒子的不和，深痛惡絕！乾隆帝望着永淳兄弟的背影，看見他們並不追擊野獸，兩人一先一後，向着察吉台山麓的密林裏跑去，乾隆帝的腦海裏，突然閃電也似的湧起一個想頭，暗叫：「不好！他們兩兄弟莫不是陽奉陰違，跑到遠一點的地方比鬥？」他忘記了和坤的誥誡，立即走下毡車，向左右侍衞喝道：「牽朕的御馬來！」那些侍衞以爲皇上興起，自己也要參加射獵，立即牽過一匹大宛種的白龍馬來，讓皇帝騎上御馬，乾隆帝攬了紫轡，馬鞭一揮，追在二皇子的背後，潑風也似的跑去。

負責拱衞皇帝車駕的，正是大內領班薩剌海，當日在綏成殿外，吃了史存明的大虧，可是經過幾個月的休養，經已復元，他立刻向衆侍衞叫道：「喂！老佛爺加入獵陣，追擊野獸去了，你們還不過去保護他？」立即有八名滿洲侍衞拍馬追出來，緊緊的跟隨着乾隆帝馬後不提。

再說乾隆帝乘坐着白龍御馬，跑了一程，看見永淳永璉兄弟轉過山坳，放箭向馳突的野獸追射，知道他們不是打架，方才放心，乾隆帝猛然想起昨晚的惡夢來，叫道：「不好！和坤叫我今天不要乘

馬，怎的一下便忘記了！眞是沒有記性！」

他想到這裏正要勒馬回轉，忽然聽見遠處有人叫道：「弘曆！背約寒盟，看你逃得了天誅地滅嗎？」聲音淸而不洪，句句打進乾隆帝的耳鼓，乾隆帝大吃一驚，急忙抬頭看時，原來距離自己數十丈遠的山頭上，兀立着兩個綠毛茸茸的怪人，這兩個怪人的手裏拿着一把碩大無朋的鐵弓，這鐵弓巨大的出奇，豎立在地，比起人還要高出半頭，這兩個人之所以滿身綠茸茸，就是由頭到腳綴滿草葉，乾隆帝看清楚了之後，勃然大怒，回頭向薩剌海等八名滿洲衞士喝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你們立即過去，把這兩個奸細拿下！」

話未說完，那兩個綠茸茸的怪人倏的一分，一個緊握鐵弓弓背，一個拉開弦線，倏忽之間，搭上一支粗如兒臂、五尺長短的鐵箭來，向乾隆帝瞄準，薩剌海等八名侍衞一見之下，嚇得魂飛魄散！

原來這一把鐵胎弓，弓身固然是巨如椽柱，弓弦也是夾雙層的，（即是兩條巨大的牛筋絞結在一起），比常人的拇指還要粗大得多，換句話說，這一把巨大的强弓，至少有七八石，沒有一千四五百斤膂力，別想拉得開來，對方雖然是兩個人，一個緊緊握着弓背，一個全力拉弦，分了一點力度，可是每個人至少要用七八百斤氣力，才可以將這把巨弓拉滿，薩剌海背後一個滿洲侍衞名叫赤古兒，看出情形不妙，連忙高聲叫道：「皇上！快點滾鞍下馬！」

他這一聲方才出口，乾隆帝猛然醒悟，立即把雙腿一分，甩脫馬鐙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那拉弦線的綠色怪人把手一放，握弓背的怪人呢，吃那弦線一震之力，身子像遇了颶風的大樹一般，幌了幾幌好在他的站樁功夫十分堅定，雖然擺了幾擺，並沒有跌倒在地，那支鐵箭一離弓弦，挾着一股凌厲無

比的强風，向着乾隆射到，乾隆帝剛剛躍離馬鞍，鐵箭呼的飛到，一箭射中馬頸，箭鏃直貫馬腹，可憐這一匹日行千里，價值連城的大宛良馬，慘嘶一聲，被巨矢射得腹破腸流，死於非命！

你道這兩個綠茸茸的怪人是誰？原來握弓背的是岳金楓，拉弦線的是史存明，他兩個受了孟絲倫的錦囊妙計，拿了這把特別打造的巨弓，混過了清兵的警戒線，在皇帝到來的前一天，來到察吉台直之上，因爲金弓郡主估量滿清皇帝這一次木蘭秋狩，一定會經過察吉台山，所以吩咐史岳二人上山埋伏，他們除了渾身遍體綴滿草葉，作爲僞裝掩護之外，還帶了足够七天吃用的糧食，伏在山上，這樣一來，淸兵雖然經過十二萬分的小心搜索山嶺，史存明岳金楓始終沒有露出形跡，等到乾隆帝策馬山抵察吉台山之下，史存明估量他已經進入强弓的射程，便和岳金楓兩人一齊合作，史存明用三陰滅陽掌的功勁拉滿弓弦，岳金楓却用千斤墮的功夫釘牢地面，緊握弓背，一矢發出，雖然慢了刹那，射不着乾隆帝，祇射斃了他的御馬，也叫這心狠手辣的暴君心驚胆戰！

薩刺海等八名滿洲侍衞，看見御馬中箭倒地，皇帝躺在地上，不禁大驚失色，連忙拍馬上前，把皇帝圍在中間，史存明在山頭上振聲高叫道：「弘曆，你生身父親本來是閣老大臣陳世倌，你本人也是漢人血裔，可是認賊作父，忘了本來面目，不但不替漢人匡復故國河山，還做了愛新覺羅氏的看門狗，看第二箭！」話未說完，弓弦一拉，嘶的一股强風，第二支鐵箭又劃破長空，直射過來，向着這八名侍衞結成的肉屏風射到！

照道理說，這樣强大的一支鐵箭破空射來，薩刺海等八個侍衞，應該滾鞍下馬，或者是向左右分開躲閃，方才可以保存性命，可是他們爲了拱衞皇帝，不讓他受到巨矢的傷害，仍舊結做一團，薩刺



乾隆帝剛躍離馬鞍，鐵箭挾着一股勁風，呼的射中馬頸。

海抽出腰刀來，咬牙切齒，雙手擎着刀身，使了一着「抽樑換柱」，奮盡全身氣力照箭身一擊，希望把鐵箭格落地上，那知道這支鐵箭是由八石强弓射出來的，它能够穿出數十丈，勁力之猛，可見一斑！豈是薩刺海的本領可以抵擋得來！他這一刀並沒有把箭格落，反而噹的一响，被鐵矢直貫胸膛，半聲慘吼，身爲乾淸宮領班侍衛的薩刺海，登時倒斃馬下！餘下八名侍衛當堂一陣大亂！

史存明在他們心驚胆戰的時候，又把第三支鐵箭搭上弓弦，高聲叫道：「弘曆，你不肯替漢人同胞盡力，恢復大漢河山也還罷了！爲了雍正先皇帝一道遺詔，在老太后手裏，居然這樣陰險殘忍，串通宮廷太醫，利用寒削的藥味，把皇太后毒死，不忠不孝，你還有半點人性嗎？看第三箭！」話聲甫歇，呼的一响，第三支鐵箭挾着强風，循着第二支箭的原來路線，向衆侍衛飛到！

這一回八名衛士心胆俱寒，散開逃命不敢，不逃命更不是！就在大家手足無措的時候，巨矢已經射到赤古兒身邊，赤古兒祇好拔佩劍抵擋，可是鐵箭臨身方才擋架，何異以卵敵石，一聲慘叫，巨矢由背心射入，透出胸膛，撲通咕冬，翻鞍落馬，餘下未死的七名衛士，不約而同的叫道：「哎呀！」

史存明岳金楓站在山頭上，連射三箭，已經把帶來的巨箭用完，可是每一箭射出來，俱無虛發，第一箭射斃乾隆的御馬，第二箭射死領班薩刺海，第三箭穿斃武士赤古兒，雖然傷害不了乾隆，也叫這獨夫魂不附體了！史存明哈哈大笑道：「弘曆，我們不怕你有千軍萬馬掩護，還是一樣要來就來，要走就走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你如果肯回去好好的洗心革面，大事還有可爲，如果你仍舊一貫的喪心病狂，以爲神鬼可欺，天理可滅， 雍正先皇帝的半夜飛頭 ，就是你的榜樣！再見！」他們說着拋下鐵弓，沿着察吉台山後嶺，一溜烟般跑去，眨眼之間，已經沒了影跡。

乾隆帝被剛才三支鐵箭嚇得混身發軟，躺在地上不敢起來，史存明剛才的一番話，字字入耳，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，一文不值，最難堪的還是連那七個侍衛，也聽得淸淸楚楚 ，自已生身父母是漢人，用陰謀毒死皇太后，都給這幾個衛士聽進耳朶，何等丢臉！乾隆帝氣得目定口呆，幾乎忘記坐起身來，一直到史存明、岳金楓兩人翻山逃走，跑到連影子也不見了！那幾個衛士齊聲叫道：「皇上，刺客已經走掉了啦！站起來吧！」乾隆帝方才含怒帶愧的站起身來，有兩個衛士還不識相 ，上前問道：「老佛爺洪福齊天，並沒有受傷吧！」乾隆帝祇由鼻孔裏哼了一聲，並不回答，他吩咐一名侍衛下騎，把坐馬讓他乘坐，策着轡頭，緩緩的向獵場走回去。

這時候場中的麋鹿羚羊已經盡行逃散，那些親王、郡王、貝子、貝勒個個興高采烈，一看見皇帝到來，紛紛向前表功，這個說射死了幾頭羚羊，那個說活捉了幾頭梅花鹿，乾隆却是鐵靑着臉，一點也不答腔，祇向和坤的兒子，駙馬豐紳殷德說道：「把尼堪布大喇嘛請來！要快！」豐紳殷德一連答了幾個是字，立卽去了，不到半晌，尼堪布已經帶了八名紅衣喇嘛聞召到來，乾隆帝向尼堪布本人的耳邊，低低說了幾句，尼堪布猙笑兩聲，便用藏語向同來喇嘛照樣宣佈一遍，那八個喇嘛半聲不響，向跟隨皇帝的七名滿洲衛士一圈一撲，祇聽見撲通咕咚幾響，那七名衛士統統給紅衣喇嘛用「分筋錯骨」手法，點了穴道，齊齊跌倒，乾隆帝喝了個「斬」字，八個紅衣喇嘛抽出戒刀，刀光閃處，七名衛士登時身首分離，嗚呼喪命，在塲的親王郡王，貝子貝勒看了，個個面無人色，不知道皇帝怎的突然生這樣大的氣，一言不發，便將七名侍衛砍了腦袋！

第五十六回：雄關弄影夜半驚刺客

其實這正是乾隆帝一貫殺人滅口的毒辣手法，因爲這幾個衞士在察吉台山之上，把史存明斥責自已的話，聽得一淸二楚，如果不殺掉了他們，把消息洩漏出去，那還了得，乾隆既然可以殺斃御醫，當然也可以殺掉武士了！他在殺了侍衞之後，方才向衆親王說道：「這幾個人心懷不軌，串通刺客對朕不利，連朕的御馬也射死了！不殺他們有什麽用，這一次木蘭秋狩總算是行過了，立即收隊，返回京師去吧！」大家方才知道，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！當下鳴金收獵，大隊人馬返回平地泉鎭不提。

這一次木蘭秋狩，是乾隆帝登極以來，最掃興的一次，因爲往年會獵，至少有十幾天逗留，還有比武、賽馬、練操等一連串節目，可是因爲乾隆帝的遇刺，祇狩獵了一天，便自收隊回京，眞可以說是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！不過一般宗室親王，看見皇帝盛怒樣子，那裏還敢說半句話，祇有唯唯諾諾罷了！大隊人馬迤邐南行，兩日之後，御駕到了居庸關，乾隆帝忽然傳下諭旨，自已要在居庸關住三天，所有宗室王公大臣，都隨駕保護，祇命令六皇子永淳，八皇子永璉二人，先帶領二千御林軍返回京師去，大家不禁愕然，，連最懂得乾隆帝意思的中堂承相和珅，也不知道皇帝的悶葫蘆裏，是甚麽藥，福康安貝子再也忍耐不住，直進御帳，問道：「老佛爺怎的不早日回京？要在居庸關上駐紮！」

乾隆帝厲聲說道：「朕下旨留在關上，就是要等候史存明這班叛逆到來，可曉得嗎？」福貝子大吃一驚道：「這些反賊無法無天，皇上以萬乘之尊，豈可以冒險犯難，跟他週旋，萬一給他們傷着老

佛爺龍體，眞正是一千個不値了！」乾隆帝沉聲說道：「卿家祇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可知道先皇帝駕崩之前，那一兩年內的情形沒有！」他口裏說的先皇帝就是雍正，福康安惶恐答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微臣不知道哩！」乾隆帝低聲道：「先皇帝駕崩前一年，食不甘味，寢不安蓆，因爲他知道有一位本領高強的女俠客，發誓要替同門報仇，這女俠客十分厲害，來無踪去無跡，宮廷裏雖然有不少侍衞和武林高手，也攔擋她不住，所以先皇帝憂心忡忡，一天之內，不論上朝退朝，坐着站着，甚至洗澡如厠，也携帶着兩柄寶劍，片刻不肯離身，到了晚上更加懼怕，一天晚上連換幾處睡宿地方，結果怎樣，還不是給這女俠客割掉首級嗎？」福貝子也是個聰明人，一聽之下，立即恍然大悟，原來乾隆帝知道史存明、岳金楓這一班人始終不會放過他，所以寧可停留在居庸關上，由尼堪布等一班雍和宮喇嘛保護，佈下天羅地網，等候對方到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跟他決一死戰！

福康安明白了乾隆帝意旨之後，叩頭說道：「老佛爺明燭萬里，微臣不敏，謹有芻見奉陳，望皇上赦臣死罪！」乾隆帝一向鍾愛福康安，因爲他是自已的私生兒子（福康安是淸朝名將傅恆之子，傅恆曾經討平緬甸，立下戰功，可是他的妻子貌美，有一年入宮朝拜皇后，給乾隆看見了，跟她勾搭，結果生下了福康安，這件事淸史也直言不諱），立即開顏說道：「哦！你有話便說罷，朕不怪你便是！」福康安道：「微臣當日統兵平定西域，知道史岳這班叛逆，不但本領高强，而且機智無比，老佛爺就算是聘盡天下武學名手，也不見得有把握可以將他擒住，俗語有說，寃仇宜解不宜結，老佛爺還是找一個機會，曉諭他們，給他們高官厚祿，或者賞賜金銀，明詔既往不究，這樣一來，勝似窮年累月的跟他們爭鬥哩！」福康安這一番話，說得十分顯明，乾隆帝以萬乘之尊，放在明處，實在不宜

跟史存明這般亡命之徒仇怨牽纏，弄得寢食不安，他說了這幾句話，乾隆帝面色微然一變，可是不旋踵間，便自平復過來，淡淡說道：「很好，朕何嘗願意跟這些叛逆同一見識，就依卿言，見機而行便了！」福貝子方才謝恩出帳。

乾隆帝在居庸關上，日裏深居簡出，一到晚上，便傳諭雍和宮總護法尼堪布進御帳，通宵不睡，陪奉自己聊天說地，或者是下幾局圍棋，第一天的晚上，安然渡過，第二天晚上照樣風不鳴、草不動，到第三天晚上，三更左右，乾隆帝正在聚精會神的跟尼堪布下棋，一局未終，尼堪布突然把棋局一推，說道：「老佛爺留神！刺客到了！」

御帳後面立即閃出八個喇嘛來，拔出明晃晃的戒刀，護住皇帝，乾隆帝雖然明明知道史存明一定會到來，却想不到自己駐紮在壁立十丈的雄關上，關下佈滿嚴密步哨，對方居然也能够輕而易舉的混進來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眞正吃驚不小！尼堪布拿出兩扇銅鈸來，一個飛身竄出御帳，衹見兩個穿着大內侍衞裝束的人，兎起鶻落，星飛丸走，頃刻之間，經已到了關上！

尼堪布看出來的正是史存明和岳金楓，他們之所以順利穿過卡哨，暢通無阻，完全是預先殺死兩名侍衞，剝掉他們的衣服，穿在身上，這樣驢蒙虎皮，魚目混珠的江湖手法，拆穿了雖然平常，但是像他們那樣身手快捷，履險夷然的，眞個是生平所僅見！尼堪布把雙鈸一拍，呵呵笑道：「史大俠、岳大俠，禁城一別，久違了啊！」

史存明和岳金楓在察吉台山，運用八石强弓射出鐵箭，把乾隆帝嚇得魂飛魄散，落荒而逃，他們仍舊恃着藝高人胆大，埋伏在山窩密林裏，眼看着乾隆帝下詔收獵，返回京師，他們兩個又啣尾跟踪

下來，在淸軍拔隊退走的時候呼倫齊和海爾瑪，阿孟生三人各自帶了一隊馬賊，進入獵場，這三路人馬跟史岳兩人取得聯絡，緊躡着淸兵後隊，亦步亦隨，一直到了居庸關，史存明看見淸兵在關上安了營盤，連御駕的黃龍旗也駐蹕在關城上，他覺得出乎意料之外！因爲照道理說，乾隆帝經歷了一場凶險，在路上絕不停留，早日返回京師才是道理，怎的要駐在關上，難道是另有陰謀嗎？不過自己過去曾經給滿淸皇帝幾次設阱相誘，結果也是化險爲夷，所以史岳兩人在第三天晚上，離開馬賊隊伍，冒險刺探居庸關，他們用浮沙掩蓋着身體，蛇行鶴伏，一直來到關城之下，說也湊巧，恰好有兩個衞士輪値換班，由居庸關下來，要到附近帳篷裏喝酒，跟史岳兩人迎個正着，史存明向岳金楓打個呼哨，等這兩名衞士逼近，由浮沙裏猛竄起來，一個用三陰滅陽掌，一個使擒拏功，抓住兩衞士的頭頸，用力一扭，這兩名衞士連叫喊也沒有半聲，便自一命嗚呼！史岳二俠迅速地剝下他們身上衣服，穿在身上，屍首用浮沙掩蓋好，然後昂然大步，直上關城，那知道仍然被番僧聽出來，你道尼堪布在御帳裏跟皇帝下棋，怎的會聽出敵人來呢？原來史岳兩人向關城上走的時候，用的是最上乘的輕功步法，衹用脚尖着地快速行走，這種本領名叫「踏雪無痕」，任你武功多高的人，决計聽不出來，偏偏遇着了尼堪布，他練的是密宗本領，密宗裏面有一種絕技名叫「天耳通」，可以聽出踏雪無痕的聲音來，尼堪布一聽之下，便明白是敵人來了！因爲所有御前扈駕的武士，沒有一個懂得這種輕功，番僧立即向帳外一竄，恰好跟史岳兩人撞個正着！天山大俠一見了尼堪布，禁不住火上心頭，把斷虹劍一幌，就要飛身搶前，這時候御帳裏人影一閃，奔出一個紅衣喇嘛來，叫道：「老佛爺有詔令，總護法不要跟今晚來的刺客動手！皇上要親自出來，跟他說幾句話！」

這兩句話倒出乎史岳兩人意料之外，他們估不到乾隆皇帝居然有這樣大的胆子，走出御帳跟自已對話，尼堪布一聽御旨，立即收了雙鈸，退在一旁，御帳裏走出四個紅衣喇嘛來，結成一個方陣，把乾隆帝圍在中心，史岳兩人一見了皇帝，不約而同的取出暗器來，史存明取出兩支烏木神錐，岳金楓掌心揑了金錢鏢，祇見乾隆帝朗聲說道：「你們三番四次的跟朕為難，大逆不道，是何道理？」

史存明還未答話，岳金楓已經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大逆不道，弘曆，這四個字虧你說得出來！你出身是甚麼人，那一個是大逆不道？」乾隆帝恐怕岳金楓再說出不中聽的話來，截住他的話頭說：「過去的事不要說了！你們要把朕怎樣？是不是要一意孤行，弒君犯上？」

史存明朗聲問道：「皇上，西天目山太元洞裏的諾言，你打算不守啦，是與不是？」乾隆帝不禁面上一紅，說道：「這個，這個……大勢已定，朕也無力回天，何苦要無風起浪，叫生靈再受塗炭呢？」乾隆帝這幾句話，無形中表露了他的決心，今後要循規蹈矩的做滿清皇帝，不打算恢復大漢江山了！岳金楓一聽之下，幾乎肚皮氣破，史存明冷冷說道：「那麼？陳世倌夫婦怎樣，小安子的血債，應該那個塡還？」乾隆不假思索的說道：「朕回到京師後，馬上降旨把陳閣老旌表做一等公，加號文淵閣大學士，陳閣老夫人封誥做錢塘江潮神，設立專祠，千秋萬世香火供奉，至於小安子這個人，唉……」他略為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賜他黃金千両，厚予殮葬便了！」

天山大俠哈哈大笑道：「皇上做欺神騙鬼的功夫，十分到家，眞個叫我史某人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可是皇上太善忘啦！小安子的父親已經被雍正害死，他本人也沒有親屬，這一千両黃金，交那一個收領？」乾隆帝微微一怔，可是面上又裝出强笑來，說道：「朕一時忘記了！小安子的撫卹，可以交

給兩位，還有一件，朕對你們過去做的一切，不再追究，如果你們願意在朝為官，可以給你們一個大大的官職，倘若你們無意仕宦，朕也可以厚賜金銀，任憑你們在江南擇一山水靈秀之地，建宅隱居，從此樂渡天年，永息干戈，試想一想，這樣豈不是兩全其美，又何必仇殺牽纏冤冤相報無寧日哩！」

乾隆皇帝這幾句話，眞稱得起低首下心，以一個萬乘之尊的帝皇，居然向江湖草野上的俠士求情，不能够不說是難得了！那知道史存明是個丹心熱血的人，那裏肯受滿清皇帝功名富貴的籠絡，他不由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多謝皇上關心，可是我史存明一生人祇知道匡復漢家江山，驅除異族胡虜，這個志願可說是與生俱來，三軍可以奪帥，匹夫不能奪志，皇上既然決心寒天目山之盟，悔太元洞之約，我們也祇有本着漢賊不兩立的宗旨，來對付皇上了，話已經說了！現在動干戈吧！」最後一句話才說完，倏的一舉左手，嗤嗤，兩支烏木神錐破空打出，向乾隆帝直飛過去！

尼堪布在史存明向皇帝說話的時候，已經聚精會神，提防他向乾隆帝猝下毒手，天山大俠兩支烏木神錐剛才打出，尼堪布雙鈸一幌，擋在皇帝面前，這兩支暗器打在飛鈸的邊沿上，火星蓬蓬亂冒，番僧連虎口也震得發痲！不禁大吃一驚！尼堪布怒喝一聲：「反賊無禮，吃我一鈸！」雙鈸交叉一拍，破空直掠起來，呼呼兩響，銅鈸在月影下，舞成兩團桌面大小的精光，猛向史存明迎頭蓋落！

史存明在尼堪布動手的同時，向岳金楓斷喝一聲：「岳老弟，我戰番狗，你衝御帳！」他說着把斷虹劍一幌，連人帶劍直飛起來，反向尼堪布的雙鈸迎了過去，這一下以攻還攻，在表面上看來，好像是史存明吃虧，因為番僧手裏這兩扇銅鈸，大如栲栳，就像兩面亘大盾牌一般，史存明的斷虹劍雖然是削鐵如泥的神物，始終是輕兵器，一撞之下，豈不是要馬上崩脫出手？史存明本人也要喪身鈸下

呢！不過在尼堪布眼中看來，史存明這一劍却是刺得十分巧妙，劍光由雙鈸未曾合攏的夾縫裏，直刺過來，如果自已不知好歹，原式不動的劈下去，恐怕雙鈸還未打到敵人身上，自已胸口先要吃史存明一劍哩！好一個尼堪布居然能夠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，料敵先機，立即把龐大身軀凌空一幌，雙鈸輕輕一斜，左手鈸掩護胸膛，右手鈸匝地一旋，舞了一朵鈸花，平掃天山大俠的下三路，這一招攻中帶守，有個名堂，叫做「天王殛魔」，史存明霍地一退步，斷虹劍往回一旋，戳斬他拿銅鈸的右腕，天山大俠這一着名叫「探海屠龍」，端的是攻敵之所必救，尼堪布刷地一旋，兩鈸齊推，使了着「陰陽寶扇」，橫拍敵人腰身，史存明使個「摟膝拗步」，一轉身便閃開，兩下裏這一交手，就是四式六合，疾如飄風逐電，眞稱得起半斤八兩，錙銖並較，難分高下！



史存明一式「探海屠龍」攻敵所必救，尼堪布一着「陰陽寶扇」拍敵人腰身，兩下裏銖錙並較，勝負難分。

岳金楓就在史存明擋住尼堪布的刹那，一幌身軀，由番僧的左邊掠過，直衝御帳，乾隆帝這時候經已一個箭步竄回帳內，那四個拱衛皇帝的喇嘛，當中一攔，岳大俠叫了一聲：「閃開！」劍光一晃，颯颯，使出連環奪命劍法，左邊一招「流雲掩月」，右邊一着「攔江截斗」，

連刺兩名喇嘛，這兩式虛實相乘，正是武當精華絕着，誰知道這兩名喇嘛却是半步也不退讓，左邊的喇嘛反掌一拍，平擘劍身，居然是武林罕見的大力千斤手，右邊喇嘛臂肘一曲，刷的使了着「龍形穿掌」，橫推岳金楓的右肋，岳大俠喝了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劍身一抖，「烘雲托日」，圈出一朵斗大的劍花來，這兩個喇嘛僧如果不收手，兩條臂膊就要給岳金楓硬生生的砍斷他們祇好同時用個「盤龍繞步」分開左右一閃，可是還有兩個喇嘛已經步走邊鋒，攻了過來，兩柄戒刀寒光一閃，砍向岳金楓下三路，岳金楓一心一意要抓住乾隆帝，那裏有心跟這幾個喇嘛戀戰，他倏的把腰勁一提，用個「黃鵠

冲天」，刷地拔起七八尺高來，這兩個喇嘛雙刀齊齊砍空，岳金楓劍光呼的向外一掃，這一下「秋林掃葉」，勁猛異常，四喇嘛不約而同的藏頭縮頸，向後一退，岳金楓刷的飛掠過四喇嘛頭頂，向着御營帳篷落下，兩脚還未點着營帳，手中劍已經嗤的一聲，刺穿一個大洞，就要連人帶劍，就着破洞溜進御帳，冷不防背後颯颯連响，一陣暗器光雨向他身上打到！

這陣暗器是那四個喇嘛隨手打過來的，總共是兩支凹面金鏢，六七顆鐵蓮子，兩支燕尾梭鏢，一柄柳葉飛刀，岳金楓久經大敵，祇一照面之內，便看出這四宗暗器裏面，飛刀份量最沉，這柄柳葉刀是純鋼打造的，足有一斤半重，那兩支凹面金鏢的份量，也超過十二兩以外，先要打落它們，岳大俠右手挽了個劍花，格打燕尾鏢和鐵蓮子，左手却用聽風接暗器法，中食指迎着飛刀柄一箝，先把柳葉飛刀抄在手裏，刀尖向上一挑，刀柄向下一撞，噹噹兩聲大响，兩支凹面金鏢在同一剎那之間，竟被岳金楓同時撞落，可是另外兩支燕尾梭鏢，突然發生了出人意外的變化！

原來燕尾鏢的特點就是鏢尾部份，連着兩塊鋼片，就像飛鳥翅膀一般罷了，這兩片「翅膀」最大用處，就是平衡鏢身，使它能够射得更遠，可是喇嘛打出來的燕尾鏢，却是十分特別，臨到飛近岳金楓的身邊，還有三四尺時，突然準頭一歪，向側面飛出去，岳金楓沒有留意，那知這兩支鏢掠過岳大俠身邊不到一丈路，突然嗚嗚兩响，走了半個弧圈，倒飛回來，疾刺岳金楓的腰腹，這一下出其不意，他要招架經已無及，恐怕番僧的燕尾鏢喂了毒藥，岳金楓立即一個沒頭跟斗由帳頂翻下來，翩然落地，那四個喇嘛僧一窩蜂也似的包圍過來，跟岳金楓戰在一起，展開了生龍活虎的惡戰。

這樣一來，史存明和岳金楓兩人完全被喇嘛僧隔在御帳的外邊，接着居庸關上的御林軍，也紛紛

的驚醒過來，剎那間各座營帳點起無數松燎火把來，火炬如龍，關城上一片通明，史岳兩人在火光照耀下，無所遁形，尼堪布一邊跟史存明惡戰，一邊高聲大叫：「奸細祇有兩個，沒有別人，你們快上！」又向衆喇嘛喝道：「你們截住關城下邊，用强弓硬弩射着叛逆的退路，叫他們插翅也逃不掉，要快！」那知道尼堪布這樣一指揮呼喊，雙鈸招數畧爲慢了一慢，史存明已經使出雷電披風劍，嗤的一响，「雷神揮鑿」，向他當胸刺入，尼堪布招架不及，祇好運用密宗氣功，側轉肩膊向史存明劍尖一抗，本來密宗氣功的長處，就是能够把本身肌肉扭曲變形，卸去敵人勁力，所以青藏派喇嘛練了密宗氣功的，完全不畏刀槍，可是尼堪布今天遇着的，不是普通寳劍，是削鐵如泥的斷虹劍，祇聽見嗤的一响，左肩背吃史存明的劍尖刮破一道口子，長約三寸，火辣辣的鮮血迸流，番僧疼得哎呀一聲，向後倒縱出去，史存明一劍刺傷尼堪布，立即探手入懷，取出一支鐵筒裝着的信號火箭來，用力向地一擲，戛的一聲大响，聲如裂帛，一道赤紅色的火焰，冲天飛起，劃破黑沉沉的夜空，明燭霄漢！

岳金楓正在御帳面前跟那四個雍和宮喇嘛惡戰，忽然看見史存明放出信號火箭來，立即懂得他的用意，岳金楓使出連環奪命劍，嗤嗤，「后羿射陽」、「李廣射石」，蕩開敵人刀光，向史存明身邊一竄，兩個人會合在一起，御林軍兵將以爲他們要突出重圍，呼哨連聲，上前兜截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居庸關外的地平線上，烟塵滾滾，現出一隊人馬，直向關下殺到！

關城上瞭望的淸兵看在眼裏，不禁大吃一驚，以爲叛逆預先埋伏了大隊人馬，立即吹起告警號角來，嗚嗚嗚，悲壯凄凉的號角聲，震撼了整座關城，响澈了附近原野，皇帝的御林軍立即在關城上佈防，神虎營，神策營的官兵，立即由關上衝下來，迎着來騎隊伍衝去。

那知道來的這幾隊人馬雖然是攻向居庸關下，他們全是游襲騷擾的性質，並沒有意思和官兵打硬仗，官兵一衝下來，這一隊人馬立即分成三個小隊，向東西北三個方向策馬狂奔，踢起滾滾征塵，清兵正要啣尾追逐，那知道居庸關南面，即是長城之內的平原上，又蕩起征塵來，關上守望的官兵不禁相顧失色，人人詫異說道：「叛逆怎的這樣聲勢浩大！連南北兩口也埋伏了人馬？咱們的卡哨探馬却在事前一絲一毫也不知道？」

原來居庸關的城門，一共分為南北兩口，勢如建瓴，所以自古以來，都是京師屏障，（這裏說的京師，是指北京）金弓郡主在跟隨各人出關的時候，對塞北山川的形勢，處處留神，所以她在劃策的時候，立即決定在居庸關附近佈置一個疑局，困擾乾隆皇帝的御林軍，怎樣的佈下疑局呢！原來孟絲倫知道自已所掌握的一支馬賊武力，不過七八百人，如果正正式式的跟滿清御林軍對陣，簡直以卵敵石，不值對方一掃，要想把這支武力好好的運用，祇有另出奇謀，她首先派呼倫齊和海爾瑪、阿孟生三人，每人帶一百名騎兵，分做三隊，出現在居庸關北面，蕩起征塵，虛張聲勢，裝做攻關的樣子，可是來到關前五里左右，便自止步，另外自已率領五百多人，靜悄悄的越過長城，出現在居庸關南口，兩面呼應，不過金弓郡主指揮的五百人，也是佯攻性質，以亂敵人耳目罷了，最主要的目標，還是策應史存明、岳金楓兩人出險，剛才史存明在關城放起火箭，就是召集居庸關南北兩路人馬，同時出現，使清兵驚惶失措，以為敵人猝然大集！

金弓郡主這一下攻心作戰，果然收到擾亂敵人耳目的功效，史存明、岳金楓趁着敵人人心惶惑的當兒，已經衝下關城，不過居庸關本身也是一座天生險隘的雄關，矗立八達嶺上，關城城牆足有四丈

多高，史岳兩人要想脫險，眞是談何容易？不過他們在來的時候，已經預防到有這一着，史存明跑到關城堞樓邊，這裏恰好豎立了一支冲天旗桿，桿頂掛着一面黃緞龍旗，這支龍旗長約四丈，朔風獵獵，整支旗吃滿風力，在夜空裏伸縮舒捲，史存明刷地一墊步，拔起一丈多高來，一手攀住靠近桅桿的右下方旗角，岳金楓恍然大悟，也接着拔身一縱，掠起七八尺高，扯住了另一邊旗尖，史存明看見岳金楓也附身旗上，叫了聲：「去！」刷刷兩劍，把掛旗的繩索割斷，劍光閃處，整幅龍旗跟桅桿脫了連繫，連着史存明、岳金楓兩人，輕飄飄的，由關城頂飄了下去！

中國古時有一個故事，舜帝在童年的時候，幼喪母親，他的父親瞽叟娶了後母，後母一心一意要把舜害死，好使自已的親生兒子獨佔家產，有一天，後母騙舜爬到穀倉頂上，修補破漏屋瓦，那知道舜剛剛上了屋頂，後母便把上屋頂的木梯撤去，在下面放起火來，要把舜活活燒死，幸虧舜人急計生，立即把兩頂草帽抓在手裏，高舉過頭，好像飛鳥振翼一般，由穀倉頂跳落平地，居然全無傷損，後世迷信的人，以為舜是眞命天子，自有百靈呵護，其實這不外跟近代降落傘同出一理，那兩隻竹帽不過是雛型的降落傘罷了！史存明這一次攀旗逃走，也和當年舜帝手持竹帽逃生的情形互相彷彿，因為那面大旗掛在幾丈高的旗桿上，矗立城頂，吃飽風力，跟船上的風帆一般無異，史岳兩人用輕功揉登桿頂，每人攀住了旗子的一邊，割斷引繩，飄然下墮，那一面四丈長的大旗，就是一具龐大的降落傘，兜着風力，不徐不疾的向居庸關下降落，這時候關上關下的清兵，何止數千，看見了這幅空中飛人的奇景，不禁目定口呆，好些人還不相信自已的眼睛，直到史、岳兩人扯着旗子，降到地上，清兵方才响起了一陣巨雷也似的吶喊！

史存明一着地，立卽把旗子甩掉，和岳金楓兩人，朝着居庸關的北口衝出，恰好有一隊神虎營馬軍，因爲追趕馬賊不着，折了回來，跟史岳二人遇個正着，隊官叫道：「放箭！」衆軍士弓箭剛才張開，史存明岳金楓已經一幌身子，連人帶劍殺入馬軍人叢，劍光到處，人頭滾滾，神虎營的官兵有如波開浪裂，史岳兩人在亂軍裏搶過兩匹坐馬，飛身上騎，飛也似的逃去！他們這一逃跑，居庸關南北口外的「敵人」，同時沒影無踪，淸兵不知道對方虛實情形，不敢啣尾窮追，祇有徒呼荷荷而已！

再說乾隆帝在居庸關上再住了一天，下令御駕起行，大隊人馬返回京城，他回到京城之後，第一道御旨是把永淳、永漣兩皇子革掉了「阿哥」的銜頭，另外策立九皇子顒琰做儲君，（卽是後來的嘉慶皇帝，卒謚仁宗）第二道詔旨旌表前朝閣老大臣陳世倌，升魏國公，加太子少保爵，並且把閣老夫人徐氏旌表爲「潮神后」，另建生祠供奉，朝上大臣見了竊竊稱異，不知道乾隆帝悶葫蘆裏，賣的是什麼藥？祇有中堂宰相和坤，知道其中內幕，不過由木蘭秋狩大典後返回京城的乾隆帝，神態大大改變，比起從前判若兩人，從前的乾隆帝是勵精圖治，對朝廷上的事，不問大小，都要親自策劃處理，現在的乾隆帝却是精神萎靡，頹廢不振，每天除了酒色享樂，偶然現出一點歡悅顏色之外，其餘大半時間，都是滿懷心事，長嗟短歎，對朝廷上的事，更加不聞不問，這樣一來，和坤在朝上越發作威作福，擅自專權，公開收受賄賂，賣官鬻爵，簡直到了隻手遮天地步！有天晚上，和坤坐在書房裏面，默默計算自已近年來搜刮來的孽錢，把各方進貢給自已的奇珍異寶，分庫編號，冷不防燭光下人影一閃，一團黑影到了他的背後，和坤不禁嚇一大跳！

（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第十二集。）

金鋒著武俠小說

大澤龍蛇傳（全四集）……	每集八角
西域飛龍傳（全四集）……	每集八角
天山雷電劍（全六集）……	每集八角
虎俠擒龍（全二集）………	每集八角
冰原碧血錄（全八集）……	每集八角
漠海雄鷹（全二集）………	每集八角
嶗山七鶴（全四集）……	每集八角
靑門鴛鴦劍（全八集）……	每集八角
血洗地獄島（全十集）……	每集八角
子母離魂劍（1—11）……	每集八角
猿山神劍（全八集）……	每集八角
毒掌乾坤（第一集）……	每集八角

子母離魂劍 第十一集

著作者：金　鋒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每集港幣八角

1750.74.90

Printed in Hong Kong